

至於成德。則不期然而然矣。○楊氏曰。文質不可以相勝。然質之勝文。猶言下可以受和。白中可以受采也。文勝而至於滅質。則其本亡矣。雖有文。將安施乎。然則 ○子曰。人之生也直。罔之生也

幸而免也。程子曰。生理本直。罔不直。○子曰。知之者不

如好之者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○好。去聲。樂。音洛。尹氏曰。知之

者。知有此道也。好之者。好而未得也。樂之者。有所得而樂之也。○張敬夫曰。譬之五穀。知者。知其可食者也。好者。食而嗜之者也。樂者。嗜之而飽者也。知而不能好。則是知之未至也。好之而未及於樂。則是好之未至也。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。○子曰。

中人以上。可以語上也。中人以下。不可以

語上也。以上之上。上聲。語。去聲。○語告也。言教人者。當下隨其高下。而告語之。則其言易入。而無颺等之弊也。○張敬夫曰。聖

人之道。精微雖無二致。但其施教。則必因其材而篤焉。蓋中人以上之質。而語之太高。非惟不能以入。且將妄意颺等。而有下切於身之弊。所以使之切問近思。而漸進於高遠也。○樊遲問知。子

曰。務民之義。敬鬼神而遠之。可謂知矣。問

仁。曰。仁者先難而後獲。可謂仁矣。○知。遠。皆去聲。○民。亦人也。

獲謂得也。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。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。知者之事也。先其事之所難。而後其效之所自得。仁者之心也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。○程子曰。人多信鬼神。惑也。而不信者。又不能敬。能遠。可謂知矣。又曰。先難克己也。以所難為先。而不計所獲。仁也。呂氏曰。當務為急。不求所難。知力行。○子曰。知者樂水。仁者樂山。知

者動。仁者靜。知者樂。仁者壽。○知。去聲。樂。上。二字並五。教反。下一字音洛。

○樂。喜好也。知者達於事理。而周流無滯。有似於水。故樂水。仁者安於義理。而厚重不遷。有似於山。故樂山。動靜以體言。樂壽以效言也。動而不枯。故樂靜。而有當。故壽。○程子曰。○子曰。齊一變至於道。非禮仁知之深者。不能如此形容之。

於魯魯一變至於道。

孔子之時。齊俗急功利。喜誇詐。乃

猶有先王之遺風焉。但人亡政息。不能無變。○程子曰。夫子之道也。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。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。○程子曰。夫子之道也。言魯弱。孰不以爲齊勝魯也。然魯猶存。周公之法。制齊由桓公之霸。爲從簡。尚功之治。太公之遺法。變易盡矣。故一變乃能至魯。魯則脩舉廢墜而已。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。愚謂二國之俗。惟夫子爲能變之。○子曰。不得試。然因其言以考之。則其施爲緩急之序。亦略可見矣。

曰。觚不觚。觚哉。觚哉。

觚音孤。○觚。稜也。或曰。酒器。蓋木簡。皆器之有稜者也。不觚者。蓋

當時失其制。而不爲稜也。觚哉。言不得爲觚也。○程子曰。觚而失其形制。則非觚也。舉一器。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。故君而失其君之道。

則爲不君。臣而失其臣之職。則爲虛位。范氏曰。人而不仁。則非人。國而不治。則不國矣。○宰我問曰。仁

者雖告之曰。井有仁焉。其從之也。子曰。何

爲其然也。君子可逝也。不可陷也。可欺也。

不可罔也。○劉聘君曰。有仁之仁。當作人。今從之。從。謂隨之。於井

間。逝。謂使之往救。陷。謂陷之於井。欺。謂誑之。以理之所。無蓋。身在井上。乃可以救井中之人。若從之於井。則不復能救之矣。此理甚明。人所易曉。仁者雖切於救。人而不私其身。然不應如此之愚也。○子曰。君子博學

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○夫音扶。○約

君子學欲其博。故於文無不考。守欲其要。故其動必以禮。如此則可以

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。

○子見南子。子路不說。夫

子矢之。曰。予所否者。天厭之。天厭之。

反○南子。衛靈公之夫人。有淫行。孔子至衛。南子請見。孔子辭謝。不得已而見之。蓋古者仕於其國。有見其小君之禮。而子路以夫子辭謝。不得

亂之人為辱。故不悅。矢。誓也。所。誓辭也。如云。所不與。唯慶者之類。否。謂不合於禮。不由其道也。厭。棄絕也。聖人道大德全。無不可。其見惡人。

固謂在。我有可見之禮。則彼之不善。我何與焉。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。故重言以誓之。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。 ○子

曰。中庸之為德也。其至矣乎。民鮮久矣。

聲○中者。無過無不及之名也。庸。平常也。至。極也。鮮。少也。言民少此德。今已久矣。○程子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不易之謂庸。中者。天下之正道。庸者。

天下之定理。自世教衰。民不興於行。小有此德。久矣。 ○子貢曰。如有博施於民。

而能濟衆。何如。可謂仁乎。子曰。何事於仁。

必也聖乎。堯舜其猶病諸。

造其極之名也。平者。澁而未定之辭。病。心有所不足也。言此何止於仁。必也聖人能之乎。則難堯舜之聖。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。以是求仁。

愈遠矣。夫仁者。己欲立而立人。己欲達而達

人。

可謂仁之方也已。

人。夫。音扶。○以己及人。仁者之心也。於此觀之。可以能近取譬。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。狀仁之體。莫切於此。

所。欲以及於人。則恕之事。而仁之術也。於此勉焉。則有以勝其人。欲之私。而全其天理之公矣。○程子曰。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。此言最善名狀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。莫非己也。認得為己。何所不至。若不屬己。自與己不相干。如手足之不仁。氣已不貫。皆不屬己。故博施濟衆。乃

聖人之功用。仁至難言。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。可謂仁之方也。已欲令下如是。觀仁。可以得仁之禮。又曰。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。二。夫博施者。豈非聖人之所欲。然必五十乃衣帛。七十乃食肉。聖人之心。非不欲小者。亦衣帛食肉也。願其養有所不贍。爾。此病乃四海之外。亦兼濟也。願其治有所不及。爾。此病其濟之。不衆也。推此以。求己以安百姓。則為病可知。苟以吾治已足。則便不是聖人。呂氏曰。子真有志於仁。從事高遠。未知其方。孔子教以於己取之。庶近而可入。是乃為仁之方。雖博施濟衆。亦由此進。

論語卷之三終

論語卷之四

朱熹集註

述而第七

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。及其容貌行事之實。凡三十七章。

子曰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。

好。去聲。○述。傳舊而已。作。則創始也。故作非聖人不能。而述則賢者可及。竊。比。尊之之辭。我。親之之辭。老彭。商賢大夫。見大戴禮。蓋信古而傳述者也。孔子刪詩書。定禮樂。贊周易。脩春秋。皆傳先王之舊。而未嘗有所作也。故其自言如此。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。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。蓋其得愈盛。而心愈下。不自知其辭之謙也。然當是時。作者略備。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。而折衷之。其事雖述。而功則倍於作矣。此又不可不知也。

○子曰。默而識之。學而不厭。誨人不倦。何有於我哉。

識。音志。又如字。○識。記也。默識。謂不言而存諸心也。一說。識。知也。不言而心解。

也。前說沉是。何有於我。言何者能有於我也。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。而猶不敢當。則謙而又謙之辭也。○子曰。德

之不脩。學之不講。聞義不能徙。不善不能

改。是吾憂也。尹氏曰。德必脩而後成。學必講而後明。見善能徙。改過不吝。此四者。日新之要也。苟未能之。聖

人猶憂。况○子之燕居。申申如也。天天如也。居。燕

間暇無事之時。楊氏曰。申申。其容舒也。天天。其色愉也。○程子曰。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。為申申字說不盡。故更著天天字。今人燕居之時。

不怠惰放肆。必太嚴厲。嚴厲時。著此四字。不得怠惰。○子曰。甚

矣。吾衰也。久矣。吾不復夢見周公。復。扶又反。○孔子盛時。志

欲行周公之道。故夢寐之間。如或見之。至其老而不能行也。則無復是心。而亦無復是夢矣。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。○程子曰。孔子盛時。

寤寐常存。行周公之道。及其老也。則志慮衰而不可。以有為矣。蓋存道者。心無老少之異。而行道者。身老則衰也。○子曰。

志於道。也。志者。心之所之之謂道。則人倫日用之間。所當行者是也。知此而心必之焉。則所適者正。而無他岐之惑矣。

據於德。據。音倨。○據音執守之意。德。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。也。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。則終始惟一。而有日新之功矣。

依於仁。而依者。不違之謂仁。則私欲盡去。而心德之全也。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。則存養之熟。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。

游於藝。游者。玩物適情之謂。藝。則禮樂之文。射御書數之法。皆至理所寓。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。朝夕游焉。以博其義理之

趣。則應務有餘。而心亦無所放矣。○此章言人之為學。當如是也。蓋學莫先於立志。志道。則心存於正。而不他據。德。則道得於心。而不失。依仁。

則德性常用。而物欲不行。游藝。則小物不遺。而動息有養。學者於此。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。輕重之倫焉。則本末兼該。內外交養。日用之間。無

少間隙。而涵泳從容。忽不。○子曰。自行束脩以上。吾

未嘗無誨焉。

脩。脯也。十挺為束。古者相見。必執贄以爲禮。束脩。其至薄者。蓋人之有生。同具此理。故聖人之

於人。無不欲其入於善。但不知以來學。則無往教之禮。故苟以禮來。則無不以教之也。

○子曰。不憤不

啓。不悱不發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。則不復

也。

憤。旁粉反。悱。芳匪反。復。扶又反。○憤者。心求通而未得之意。悱者。口欲言而未能之貌。啓。謂開其意。發。謂達其辭。物之有四隅者。舉

一可知。因其三反者。還以相證之義。復。再告也。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。因并記此。欲下學者勉於用力。以爲受教之地也。○程子曰。憤。悱。誠

意之見於色。辭者。待其誠意而後告之。既告之。又必待其自得。乃復告爾。又曰。不待憤悱而發。則知之不能堅固。待其憤悱而後發。則沛然

矣。○子食於有喪者之側。未嘗飽也。

臨喪哀不能甘也。

子於是日哭。則不歌。

哭。謂弔哭。一日之內。餘哀未忘。自不能歌也。○謝氏曰。學者於此。二

者。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。能識○子謂顏淵曰。用之則

行。舍之則藏。惟我與爾有是夫。

尹氏曰。用舍無與

於己。行藏安於所遇。命不足道也。顏子幾於聖人。故亦能之。

子路曰。子行三軍。則誰

與。

萬二千五百人為軍。大國三軍。子路見孔子獨與美顏淵。自負其勇。意夫子若行三軍。必與己同。

子曰。暴虎

憑河。死而無悔者。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。

好謀而成者也。

馮。皮水反。好。去聲。○暴虎。徒搏。馮河。徒涉。懼

教之。然行師之要。實不外此。子路蓋不知也。○謝氏曰。聖人於行藏之間。無意無必。其行非貪位。其藏非獨善也。若有欲心。則不用而求。行。舍

之而不藏矣。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。子路雖非有欲心者。然未之固必也。至以行三軍爲問。則其論益卑矣。夫子之言。蓋因其失而救

之。夫不謀無成。不懼必敗。小事尙然而況於行三軍乎。

○子曰。富而可求也。雖

執鞭之士。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。從吾所好。

好。去聲。○執鞭。賤者之事。設言富若可求。則雖身爲賤役。以求之。亦所不辭。然有命焉。非求之可得也。則安於義理而已矣。何必徒取辱哉。○

蘇氏曰。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。豈問其不可求哉。爲此語者。特以明其決不可求。爾楊氏曰。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。以其在天。無可求之道也。

○子之所慎。齊。戰。疾。齊。則齊反。○齊之爲言齊也。將祭而齊。其思慮之不齊者。以交

於神明也。誠之至與不至。神之饗與不饗。皆決於此。戰。則衆之死生。國之存亡。繫焉。疾。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。皆不可以不謹也。○尹氏

弟曰。夫子無所不謹。○子在齊聞韶。三月不知肉味。

曰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。不知肉味。蓋心一於是而

不覺乎他也。曰。不意舜之作樂。至於如此之美。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。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。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。○范氏曰。韶盡美。又盡

善。樂之無以加此也。故學之三月不知。○冉有曰。夫子爲

衛君乎。子貢曰。諾。吾將問之。爲。去聲。○爲猶助也。衛君。出公輒也。靈公

逐其世子居衛。衛人以下。刺噴得罪於父。而輒孫當立。故冉有疑而問之。

辭。應也。入曰。伯夷叔齊何人也。曰。古之賢人也。

曰。怨乎。曰。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出曰。夫子

不爲也。伯夷叔齊。孤竹君之二子。其父將死。遺命立叔齊。父卒。叔

人立其中子。其後武王伐紂。夷齊扣馬而諫。武王滅商。夷齊恥食周粟。去隱於首陽山。遂餓而死。怨猶悔也。君子居是邦。不非其大夫。況其君

乎。故子貢不斥衛君。而以夷齊為問。夫子告之如此。則此不為衛君可知矣。蓋伯夷以父命為。叔齊以天倫為重。其遜國也。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。而即乎人心之安。既而各得其志焉。則視棄其國。猶敵爾。何怨之有。若衛輒之據國拒父。而唯恐失之。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。○程子曰。伯夷叔齊。遜國而逃。諫伐而餓。終無怨悔。夫子以為賢。故知其不與輒也。○子曰。飯疏食飲

水。曲肱而枕之。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

且貴。於我如浮雲。飯。符晚反。食。音嗣。枕。去聲。樂。音洛。○飯。理。雖處困極。而樂亦無不在焉。其視不義之富貴。如浮雲之無有。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。○程子曰。非樂疏食飲水也。雖疏食飲水。不能改其

樂也。不義之富貴。視之輕如浮雲然。又曰。須知所樂者何事。○子曰。加我數年。五十

以學易。可以無大過矣。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。加作假。五十作卒。蓋

加假聲相近而誤讀。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。愚按此章之言。史記作假我數年。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。加正作假。而無五十字。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。五十字誤無疑也。學易。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。進退存亡之道。故可以無大過。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。而言此以教人。使不知其不可不學。而又○子所雅言。詩。書。執禮。皆雅

言也。雅。常也。執。守也。詩。以理情性。書。以道政事。禮。以謹節文。皆切於日用之實。故常言之。禮。獨言執者。以人所執守而言。非徒

誦說而已也。○程子曰。孔子雅素之言。止於如此。性與天道。則有不可得而聞者。要在默而識之也。謝氏曰。此因學易之語。而類記之。

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。子路不對。葉公。舒。涉。反。縣。人。子路。字子高。僭稱公也。葉公不知孔子。必有非所問而

問者。故子路不對。抑亦以聖人之德。實有未易名者與。子曰。

女奚不曰。其為人。也。發憤忘食。樂以忘憂。

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

未得則發憤而忘食。已得則樂之。而忘憂。以是二者。俛焉日有孳孳。

而不知年數之不足。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。然深味之。則見其全體至極。純亦不已之妙。有非聖人不能及者。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。學者

宜致思焉。○子曰。我非生而知之者。好古敏以求

之者也。好。去聲。○生而知之者。氣質清明。義理昭著。不待學而知也。敏。速也。謂汲汲也。○尹氏曰。孔子以生知之聖。每云好

學者。非惟勉人也。蓋生而可學者。義理爾。若夫禮樂名物。古今事變。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。○子不語

怪力亂神。怪。異。力。勇力。悖亂之事。非理之正。固聖人所不語。鬼神。造化之迹。雖非不正。然非窮理之至。有未易明者。故

亦不輕以語人也。○謝氏曰。聖人語常而不語怪。語德而不語力。語治而不語亂。語人而不語神。○子曰三

人行。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其不

善者而改之。

三人同行。其一我也。彼二人者。一善一惡。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。是二人者皆我師也。○尹

氏曰。見賢思齊。見不賢而內自省。則善惡皆我之師。進善其有窮乎。○子曰。天生德於予。

桓魋其如予何。

桓。徒雷反。○桓魋。宋司馬向魋也。出於桓公。故又稱桓氏。魋欲害孔子。孔子言天既賦我

以如是之德。則桓魋其奈我何。言必不能違天害已。○子曰。二三子以我爲隱

乎。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。

是丘也。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。不可幾及。故疑其有隱。而不知

也。○程子曰。聖人之道。猶天然。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。然後知其高且遠也。使誠以爲不可及。則趨向之心。不幾於怠乎。故聖人之教。常俯而就

之如此。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企及。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。○呂氏曰。聖人體道無隱。與天象昭然。莫非至教。常以示人。而人自

不察 ○子以四教。文。行。忠。信。行。去聲。○程子曰。教人以學。文。脩。行。而存。忠。信。也。忠。

信本也。 ○子曰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君

子者斯可矣。聖人神明不測之號。君子才德出衆之名。 子曰。善人吾不

得而見之矣。得見有恒者斯可矣。恒。胡登反。○

文。恒。常久之意。張子曰。有恒者。不貳其心。善人者。志於仁而無惡。 亡而爲有。虛而爲盈。

約而爲泰。難乎有恒矣。亡。讀爲無。○三者皆虛夸之事。凡若此者。必不能守其常也。○

張敬夫曰。聖人君子以學言。善人有恒者。以實言。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。高下固懸絕矣。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此者也。故章末申言有

恒之義。其示人入德之門。可謂深切而著明矣。 ○子釣而不綱。弋不射宿。

射。食亦反。○綱。以大繩屬網。絕流而漁者也。弋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。宿。鳥也。○洪氏曰。孔子少貧賤。爲養與祭。或不得已而釣弋。如獵較是也。

然盡物取之。出其不意。亦不爲也。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。待物如此。待人可知。小者如此。大者可知。 ○子曰。蓋

有不知而作之者。我無是也。多聞擇其善

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。知之次也。識。音志。○不知

其理而妄作也。孔子自言未嘗妄作。蓋亦謙辭。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。識。記也。所從不可不擇。記則善惡皆當存之。以備參考。如此者。雖未

能實知其理。亦可。○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。門人惑。

見。賢遍反。○互鄉。鄉名。其人習於不善。難與言善。惑者。疑夫子不當見之也。 子曰。與其進也。不

與其退也。唯何甚。人潔己以進。與其潔也。

不保其往也。

疑此章有錯簡。人潔至往也。十四字當在下。與其進也。之。前。潔。脩。治。也。與。許。也。往。前。日。也。言。人。潔。

已而來。但許其能自潔耳。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。但許其進而來見耳。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。蓋不追其既往。不逆其將來。以是心至。斯受之耳。唯字上下。疑又有闕文。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。○程子曰。聖人待物之洪如此。○子曰。仁遠

乎哉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

仁者。心之德。非在外也。故而不求。故有以爲遠者。反而求之。則

即此而在矣。夫豈遠哉。○程子曰。爲仁由己。欲之則至。何遠之有。

○陳司敗問。昭公知

禮乎。孔子曰。知禮。

陳。國名。司敗。官名。即司寇也。昭公。魯君。名稠。習於威儀之節。當時以爲知禮。故

司敗以爲問。而孔子答之如此。

孔子退。揖巫馬期而進之。曰。吾

聞君子不黨。君子亦黨乎。君取於吳。爲同

姓。謂之吳。孟子君而知禮。孰不知禮。

取。七住。反。○巫

馬。姓。期。字。孔子弟子。名施。司敗。揖而進之也。相助。匪非曰黨。禮。不娶。同姓。而魯與吳皆姬姓。謂之吳。孟子者。諱之。使若宋女子。姓者。然上。

巫馬期以告。子曰。丘也幸。苟有過。人必知

之。孔子不可自諱。諱君之惡。又不可以下以娶同姓。爲知禮。故受以爲過。而不辭。○吳氏曰。魯蓋夫子父母之國。昭公。魯之先君也。司敗。又

未嘗顯言其事。而遽以知禮爲問。其對之宜如此也。及司敗以爲有黨。而夫子受以爲過。蓋夫子之盛德。無所不可也。然其受以爲過也。亦不可正言其所。以爲過。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。可以爲萬世之法矣。○子與人歌而善。必使

反之。而後和之。和。去聲。○反。復也。必復歌者。欲得其詳。而

也。此見聖人氣象從容。誠意懇至。而其謙遜審密。不掩人善。又如此。蓋一事之微。而衆善之集。有不可勝既者焉。讀者宜詳味之。○

子曰。文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

有得。莫。疑辭。猶。人言不能過人。而尚可以及人。未之有得。則全未

有得。皆自謙之辭。而足以見言之難易。緩急欲人之勉其

實也。○謝氏曰。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。故不遜。能躬行

君子。斯可以入聖。故不居。猶言君子道者三。我無能焉。

○子曰。若聖與仁。則吾豈敢。抑爲之不厭。誨人不

倦。則可謂云爾已矣。公西華曰。正唯弟子

不能學也。此亦夫子之謙辭也。聖者大而化之。仁則心德之全。而人道之備也。爲之謂爲仁聖之道。誨人亦謂以此

教人也。然不厭不倦。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。○晁氏曰。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。以故夫子辭之。苟辭之而已焉。則無以進天

下之材。率天下之善。將使聖與仁爲虛器。而人終莫能至矣。故夫子雖

不居仁聖。而必以爲之。不厭誨人不倦。自處也。可謂云爾已矣者。無他

之辭也。公西華仰而歎之。

○子疾病。子路請禱。子曰。

有諸。子路對曰。有之。誅曰。禱爾于上下神

祇。子曰。丘之禱久矣。誅。力也。反。○禱。謂禱於鬼神。有諸。問有此理否。誅者。哀死而述其行

之辭也。上下。謂天地。曰神地。曰祇。禱者。悔過遷善。以祈神之佑也。無

其理。則不必禱。既曰有之。則聖人未嘗有過。無善可遷。其素行固已合

於神明。故曰丘之禱久矣。又士喪禮。疾病行禱。五祀。蓋臣子迫切之至

情。有不能自已者。初不請於病者。而後禱也。故孔子之於子路。不直拒

之。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。

○子曰。奢則不孫。儉則固。與其

不孫也。寧固。孫。去聲。○孫。順也。固。陋也。奢儉俱失中。而奢

之害大。○晁氏曰。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。

○子曰。君子坦蕩蕩。小人長戚戚。坦。平也。蕩蕩。寬廣

循理故。常舒泰。小人役於物。故多憂。感。○程子曰。君子坦蕩蕩。心廣體胖。

○子溫而厲。威而

不猛。恭而安。

厲。嚴肅也。人之德性。本無不備。而氣質所賦。鮮有偏。惟聖人全體渾然。陰陽合德。故其中和之氣。見於容貌之間者。如此。門人熟察而詳記之。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。抑非智足以知聖人。而善言德行者。不能記。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。

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。

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

子曰。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

讓。民無得而稱焉。

泰伯。周大王之長子。至德。謂德之至極。無以復加者也。三讓。謂固遜也。無得而

稱。其遜隱微。無迹可見也。蓋大王三子。長泰伯。次仲雍。次季歷。大王之時。商道衰。而周日疆大。季歷又生子昌。有聖德。大王因有翦商之志。

而泰伯不從。大王遂欲傳位季歷。以及昌。泰伯知之。即與仲雍逃之。荆蠻。於是大王乃立季歷。傳國至昌。而三分天下有其二。是為文王。文王

崩。子發立。遂克商而有天下。是為武王。夫以泰伯之德。當商周之際。固足以朝諸侯。有天下矣。乃棄不取。而又泯其迹焉。則其德之至極。為何

如哉。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。而事之難處。有甚焉者。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。泰伯不從。事見春秋傳。

○子曰。

恭而無禮則勞。慎而無禮則蕙。勇而無禮

則亂。直而無禮則絞。

蕙。絲里反。絞。古卯反。○蕙。畏懼貌。絞。急切也。無禮。則無節文。故有四

弊者之君子篤於親。則民興於仁。故舊不遺。則

民不偷。

君子謂在上之人也。興。起也。偷。薄也。○張子曰。人道知所先後。則恭不勞。慎不蕙。勇不亂。直不絞。民化而德厚矣。○

吳氏曰。君子以下。當自為一章。乃曾子之言也。愚按。此一節。與上文不相蒙。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。吳說近是。

○曾

子有疾。召門弟子曰。啓予足。啓予手。詩云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。

吾知免夫。小子。夫。音扶。啓。開也。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。不敢毀傷。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。詩。小旻之篇。戰戰兢兢。戒謹臨淵。恐墜履冰。恐陷也。曾子以其所保之全。示門人也。言其所以保之之難。如此。至於將死。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。程子曰。君子曰。終。小人曰。死。君子保其身以沒。為終其事也。也深矣。○程子曰。君子曰。終。小人曰。死。君子保其身以沒。為終其事也。

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。尹氏曰。父母全而生之。子全而歸之。曾子臨終而啓手足。為是故也。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。范氏曰。身體猶不可虧也。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。○曾子有疾。孟敬子問之。夫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。問之者。問其疾也。

曾子言曰。鳥之將死。其鳴也哀。人

之將死。其言也善。言。自言也。鳥將死。故鳴哀。人窮反本。故言善。此曾子之謙辭。欲敬子知其所言

君子所貴乎道者三。動容貌。斯遠鄙

慢矣。正顏色。斯近信矣。出辭氣。斯遠鄙

倍矣。籩豆之事。則有司存。遠。近。並去聲。○貴。猶重也。容。貌也。信。實也。正。顏色。而近信。則非色莊也。辭。言語。聲氣也。鄙。陋也。倍。與背同。謂背理也。籩。竹豆。豆。木豆。言道雖無所不在。然君子所重者。在

此三事而已。是皆修身之要。為政之本。學者所當操存省察。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。若夫籩豆之事。器數之末。道之全體固無不該。然其分則有司之守。而非君子之所重矣。○程子曰。動容貌。舉一身而言也。周旋中禮。暴慢斯遠矣。正顏色。則不妄。斯近信矣。出辭氣。正由中出。斯遠鄙倍。三者正身而不外求。故曰籩豆之事。則有司存。尹氏曰。養於中。則見於外。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。若乃器用事物之細。則有司

焉存。○曾子曰。以能問於不能。以多問於寡。

有若無。實若虛。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嘗從

事於斯矣。校。計校也。友。馬氏以為顏淵是也。顏子之心。唯知義

知有餘在己。不足在人。不必得為在己。失為在人。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。 ○曾子曰。可以託

六尺之孤。可以寄百里之命。臨大節而不

可奪也。君子人與。君子人也。與。平聲。○其才可以輔幼君。攝國政。其節

至於死生之際。而不可奪。可謂君子矣。與。疑辭也。決辭。設為問答。所以深著其必然也。○程子曰。節操如是。可謂君子矣。 ○曾

子曰。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任重而道遠。弘。寬廣也。毅。強

忍也。非弘不能勝其重。非毅無以致其遠。 仁以為己任。不亦重乎。死而

後已。不亦遠乎。仁者。人心之全德。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。可謂重矣。一息尚存。此志不容少懈。可謂遠矣。○程子曰。弘而不毅。則無規矩而難立。毅而不弘。則隘

而無以居之。又曰。弘大剛毅。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。 ○子曰。

興於詩。與也。抑揚反復。其感人也易。入於學。言既易知。而吟詠之間。

惡惡之心。而不自能自。立於禮。禮以恭敬辭遜為本。而有筋骸之束。已者。必於此而得之。 立於禮。禮之詳。可以固人肌膚之會。筋骸之束。

故學者之中。所以能卓然自立。而得之。 成於樂。樂有五聲十二律。更

音之節。可以養人之性情。而蕩滌其邪穢。消融其渣滓。故學者之成也。○

按內則。十歲學幼儀。十三學樂誦詩。二十而後學禮。則此三者。非小學傳授之次。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。程子曰。天下之非小

不為少矣。特以道學不明。故不得有所成就。夫古人之詩。如今之歌曲。雖閭里童稚。皆習聞之。而知其說。故能興起。今雖老師宿儒。尚不能曉其義。況學者乎。是不得與於詩也。古人自洒掃應對。以至冠昏喪祭。莫不有禮。今皆廢壞。是以人倫不明。治家無法。是不得立於禮也。古人之樂。聲音所以養其耳。采色所以養其目。歌詠所以養其性情。舞蹈所以養其血脉。今皆無之。是不得成於樂也。是以古之成材也易。今之成材也難。

○子曰。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。

之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。是理之當然。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○程子曰。聖人設教。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。然不能使之知。但能使之由之爾。若曰。聖人不使民知之。則是後世朝四暮三。豈聖人之心乎。

而不仁。疾之已甚。亂也。

好去聲。○好勇而不安分。則必作亂。惡不仁之人。而使無所容。則必致亂。二者之心。善惡雖殊。然其生亂則一也。

○子曰。如有周公之才之

美。使驕且吝。其餘不足觀也已。

才美。謂智能。藝之美。驕。矜。吝。吝。鄙吝也。○程子曰。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。蓋有周公之德。則自無驕吝。若但有周公之才。而驕吝焉。亦不足觀矣。又曰。驕。氣盈。吝。氣歉。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。然其勢常相因。蓋驕者吝之枝葉。吝者驕之本根。故嘗驗之天下之人。未有驕而不吝者。吝而不驕者。○子

曰。三年學。不至於穀。不易得也。

易。去聲。○穀。祿也。○疑當作志。為學之久。而不求祿。如此之人。不易得也。○楊氏曰。雖子張之賢。猶以子祿為問。況其下者乎。然則三年學。而不至於穀。宜不易得也。

○子曰。篤信好學。守死善道。

好。去聲。○篤。厚。而力也。不篤信。則不能好學。然篤信而不好學。則所信或非其正。不守死。則不能以善其道。然守死則不足以善其道。則亦徒死而已。蓋守死者。篤信之效。善道者。好學之功。

危邦不入。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。無

道則隱。見。賢。遇。反。○君子見危授命。則仕。危。邦。者。無。可。去。之。義。在。外。則。不。入。可。也。亂。邦。未。危。而。刑。政。紀。綱。紊。矣。故。潔。其。身。而。

去。之。天。下。舉。一。世。而。言。無。道。則。隱。其。身。而。不。見。也。此。惟。篤。信。好。學。守。死。善。道。者。能。之。邦有道貧且賤

焉。恥也。邦無道富且貴焉。恥也。世。治。而。無。可。行。之。道。世。亂。而。無。

能。守。之。節。碌。碌。庸。人。不。足。以。爲。士。矣。可。恥。之。甚。也。○晁。氏。曰。有。○子。學。有。守。而。去。就。之。義。潔。出。處。之。分。明。然。後。爲。君。子。之。全。德。也。

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。程。子。曰。不。在。其。位。則。不。任。其。事。也。若。君。大。夫。問。而。告。者。則。有。矣。

○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

哉。摯。音。志。雎。七。余。反。○師。摯。魯。樂。師。名。摯。也。亂。樂。之。卒。章。也。史。記。曰。關。雎。之。亂。以。爲。風。始。洋洋。美。盛。意。孔。子。自。衛。反。魯。而。正。樂。適。師。摯。

在。官。之。初。故。樂。之。美。盛。如。此。○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

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。侗。音。通。慥。音。空。○侗。無。知。貌。慥。者。甚。絕。之。之。辭。亦。不。屑。之。教。誨。也。○蘇。氏。曰。天。之。生。物。氣。質。不。齊。其。中。材。以。下。有。是。德。則。有。是。病。有。是。病。必。有。是。德。故。馬。之。蹄。齧。者。必。善。走。其。不。善。者。必。馴。有。是。病。而。無。是。德。則。天。下。之。棄。才。也。

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

之。言。人。之。爲。學。既。如。有。所。不。及。矣。而。其。心。猶。竦。然。惟。恐。其。或。失。之。譬。如。學。者。當。如。是。也。○程。子。曰。學。如。不。及。猶。恐。失。之。不。得。放。過。纔。說。姑。待。明。日。便。不。可。也。

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

而不與焉。與。去。聲。○巍。巍。高。大。之。貌。不。與。猶。言。不。相。關。言。其。不。以。位。爲。樂。也。

○子曰大

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

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唯。猶。獨。也。則。猶。準。也。蕩。蕩。廣。遠。之。稱。也。言。物。之。高。大。莫。有。過。於。

天者而獨堯之德。能與之準。故其德之廣遠。亦如天之不可下以言語形容也。巍巍乎其有成功

也。煥乎其有文章。成功。事業也。煥。光明之貌。文章。禮樂法

尹氏曰。天道之大。無為而成。唯堯則之以治天下。故民無得而名焉。所可名者。其功業文章。巍然煥然而已。○舜有

臣五人而天下治。稷。契。皋陶。伯益。禹。武王曰。予有

亂臣十人。大書泰誓之辭。馬氏曰。辭治也。十人。謂周公旦。召公奭。

謂文母。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。蓋邑姜也。孔子曰。才難。

不其然乎。唐虞之際。於斯為盛。有婦人焉。

九人而已。稱孔子者。上係武王。君臣之際。記者謹之。才難。蓋古

之號。際。交會之間。言周室人才之多。惟唐虞之際。乃盛於此。三分

天下有其二。以服事殷。周之德。其可謂至

德也已矣。春秋傳曰。文王。辛商之畔國。以事紂。蓋天下歸文王。

也。孔子因武王之言。而及文王之德。且與泰伯。皆以至德稱之。其指微

矣。或曰。宜斷三分以下。別以孔子曰。起之。而自為一章。○子曰。禹。吾無閒然矣。

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。惡衣服而致美乎

黻冕。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禹。吾無閒然

矣。問。去聲。非。音匪。黻。音弗。洫。呼域反。○問。罅隙也。謂指其罅隙而非

爲之冕冠也。皆祭服也。溝洫田間水道。以正疆界。備旱潦者也。或豐或
儉。各適其宜。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。故再言以深美之。○楊氏曰。薄於
自奉。而所勤者民之事。所致飾者宗廟朝廷。
之禮。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。夫何間然之有。

論語卷之四終

論語卷之五

朱熹集註

子罕第九 凡三章

子罕言利。與命與仁。

罕。少也。程子曰。計利則害義。命之理微。仁之道大。皆夫子所罕言也。

○達巷黨人曰。大哉孔子。博學而無所成

名。達巷。無名。其人姓名不傳。博學無所成名。蓋美其學之博。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。子聞之謂門

弟子曰。吾何執。執御乎。執射乎。吾執御矣。

執。專執也。射御皆一藝。而御爲人僕。所執尤卑。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。然則吾將執御矣。聞人譽己。承之以謙也。○尹氏曰。聖人道全而德備。不可下以偏長目之也。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。意其所學者博。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。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。故孔子曰。欲使我何所

則吾將執御矣。然 ○子曰。麻冕。禮也。今也。純儉。吾

從衆。麻冕。緇布冠也。純。絲也。儉。謂省約。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。升。八十縷。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。細密難成。不如用絲之省約。

拜下。禮也。今拜乎上。泰也。雖違衆。吾從下。君與

禮。當拜於堂下。君辭之。乃升成拜。泰。驕慢也。○程子曰。君子處世。事之無害於義者。從俗可也。害於義。則不可從矣。 ○子絕

四。毋意。毋必。毋固。毋我。絕。無之盡者。毋。史記作無是也。我。私己也。四者相爲終始。起於意。遂於必。留於固。而成於我。蓋意必

常在事前。固我常在事後。至於我又生。意則物欲牽引。循環不窮矣。○程子曰。此毋字。非禁止之辭。聖人絕此四者。何用禁止。張子曰。四者有一焉。則與天地不相似。楊氏曰。非知足以知聖人。詳視而默識之。不足

以記。 ○子畏於匡。畏者。有戒心之謂。匡。地名。史記云。陽虎曾暴於匡。夫子貌似陽虎。故匡人圍之。

曰。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道之顯者。謂之文。蓋禮樂

也。孔子自謂。 天之將喪斯文也。後死者不得與

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。匡人其如予

何。喪。與。並去聲。○馬氏曰。文王既沒。故孔子自謂後死者。言天若欲

人其奈我何。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。 ○大宰問於子貢曰。

夫子聖者與。何其多能也。大。音泰。與。平聲。○孔氏曰。

蓋以多能爲聖也。 子貢曰。固天縱之將聖。又多

能也。縱。猶肆也。言不爲限量也將也。謙若不敢知。子聞之

之辭。聖無不通。多能乃其餘事。故言又以兼之。 子聞之

能也。之辭。聖無不通。多能乃其餘事。故言又以兼之。

子聞之

子聞之

曰。大宰知我乎。吾少也賤。故多能鄙事。君

子多乎哉。不多也。言由少賤。故多能。而所能者鄙事。爾非

必多能以曉之。牢曰。子云。吾不試。故藝。姓。孔子弟子。開。

一字子張。試用也。言由不為世用。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。○吳氏曰。弟

子記。夫子此言之時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。有如此者。其意相近。故併記

之。○子曰。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有鄙夫問

於我。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叩。音口

謙言。已無知識。但其告人。雖於至愚。不敢不盡耳。叩。發動也。兩端。猶言

兩頭。言終始本末。上下精粗。無所不盡。○程子曰。聖人之教人。俯就之

若此。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。聖人之道。必降而自卑。不如此則

人不親。賢人之言。則引而自高。不如此則道不尊。觀於孔子孟子。則可

見矣。尹氏曰。聖人之言。上下兼盡。即其近。衆人皆可與知。極其至。則雖

聖人亦無以加焉。是之謂兩端。如答樊遲之問。仁知兩端。竭盡無餘。蘊

矣。若夫語上而遺下。語理。○子曰。鳳鳥不至。河不出

圖。吾已矣夫。夫。音扶。○鳳。靈鳥。舜時來儀。文王時鳴於岐山。

已。止也。○張子曰。鳳至圖出。文明之祥。伏羲○子見齊衰者。

舜文之瑞不至。則夫子之文章。知其已矣。冕衣裳者。與瞽者見之。雖少必作。過之必

趨。齊。音咨。衰。七雷反。少。去聲。○齊。衰。喪服。冕。冠也。衣。上服。裳。下服。冕

而。衣。裳。貴者之盛服也。瞽。無目者。作起也。趨。疾行也。或曰。少。當作

坐。○范氏曰。聖人之心。哀有喪。尊有爵。矜不成人。其作與趨。○顏

淵喟然歎曰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瞻之在

前忽焉在後

謂若位反。鑽。祖官反。○謂歎聲。仰彌高。不可及。鑽。彌堅。不可入。在前在後。恍惚不可為象。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。無窮。盡無方體而歎之也。

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我以

以文。約我以禮。

循。循。有次序貌。誘。引進也。博文約禮。教之序也。言夫子道雖高妙。而教人有順序也。侯氏曰。

博。我以文。致知格物也。約。我以禮。克己復禮也。程子曰。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。聖人教人。惟此二事而已。

欲罷不

能。既竭吾才。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。末

由也已。

卓。立貌。末。無也。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。蓋悅之深而力之盡。所見益親。而又無所用其力也。吳氏曰。所謂卓爾。

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。非所謂窈冥昏默者。程子曰。到此地位。功夫尤難。直是峻絕。又大段著力不得。楊氏曰。自可欲之謂善。充而至於大。力

行之積也。大而化之。則非力行所及矣。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。○程子曰。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。胡氏曰。無上事而喟然

歎。此顏子學既有得。故述其先難之故。後得之由。而歸功於聖人也。高堅前後。語道體也。仰鑽瞻忽。未領其要也。惟夫子循循善誘。先博我以

文。使下我知古今達事變。然後約我以禮。使我尊所聞。行所知。如行者之

赴家。食者之求飽。是以欲能而不能。盡心盡力。不少休廢。然後見夫子

所立之卓然。雖欲從之。未由也。已。是蓋不怠所從。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。抑斯歎也。其在請事斯語之後。三月不違之時乎。○子

疾病。子路使門人為臣。以家臣治其喪。其意實尊聖人。而未知所以尊也。病間曰。久矣哉。由之行詐也。無臣

而為有臣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間。知字。○病間。少差也。病時不知。既差。乃知其事。故

言我之不當有家臣。人皆知之。不可欺也。而為有臣。則是欺天而已。人而欺天。莫大之罪。引以自歸。其責子路深矣。且子與

其死於臣之手也。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

乎。且予縱不得大葬。予死於道路乎。也。無寧寧也。大葬。

謂君臣禮葬。死於道路。謂棄而不葬。又曉之。以不必然之故。○范氏曰。曾子將死。起而易箒。曰。吾得正而斃焉。斯已矣。子路欲奪。夫子而不知。無臣之不可為有臣。是以陷於行詐。罪至欺天。君子之於言動。雖微不可不謹。夫子深懲子路。所以警學者也。楊氏曰。非知至而意誠。則用智自欺。不知行其所無事。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。而莫之知也。其子路之謂乎。

○子貢曰。有美玉

於斯。韞匱而藏諸。求善賈而沽諸。子曰。沽

之哉。沽之哉。我待賈者也。嫁。紆粉反。匱。徒木反。賈。音也。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。故設此二端以問也。孔子言固當賣之。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。范氏曰。君子夫嘗不欲仕也。又惡不由其道。士之侍禮。猶玉之待賈也。若伊尹之耕於野。伯夷大公之居於海濱。○子

世無成湯文王。則終焉而已。必不枉道以從人。銜玉而求售也。

欲居九夷。東方之夷有九種。欲居之者。亦乘桴浮海之意。或曰。陋如之何

子曰。君子居之。何陋之有。君子所居則有化。何陋之有。○子曰。

吾自衛反魯。然後樂正。雅頌各得其所。哀魯

公十一年冬。孔子自衛反魯。是時周禮在魯。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。孔子周流四方。參互考訂。以知其說。晚知道終不行。故歸而正之。

○子曰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喪事不

敢不勉。不為酒困。何有於我哉。說見第七篇。然此則其事愈卑。而意愈切。

○子在川上曰。逝者如斯夫。不舍晝夜。

夫音扶。舍。上聲。○天地之化。往者過。來者續。無一息之停。乃道體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見者。莫如川流。故於此發以示人。欲學者時時省

察。而無毫髮之閒斷也。○程子曰。此道體也。天運而不已。日往則月來。寒往則暑來。水流而不息。物生而不窮。皆與道為一體。運乎晝夜。未嘗已也。是以君子法之。自強不息。及其至也。純亦不已。又曰。自漢以來。儒者皆不識此義。此見聖人之心。純亦不已也。純亦不已。乃天德也。有德便。可語王道。其要在謹獨。愚按。○子曰。吾未見好

德如好色者也。如好去聲。謝氏曰。好好色。惡惡臭。誠也。好德如好色。斯誠好德矣。然民鮮能之。○史記。孔子居衛。靈公與夫入同車。使孔子為次。乘招搖市過之。孔子醜之。故有是言。

○子曰。譬如為山。

未成一簣。止。吾止也。譬如平地。雖覆一簣。

進。吾往也。簣。求位反。覆。芳服反。○簣。土籠也。書曰。為山九仞。功則積少成多。中道而止。則前功盡棄。其止其往。皆在我而不在人也。

○子曰。語之而不惰者。其回也與。語。去聲。與。平聲。○惰。懈怠也。范氏曰。顏子聞夫子之言。而心解力行。造次顛沛。未嘗違之。○子如。萬物得時。雨之潤。發榮滋長。何有於惰。此羣弟子所不及也。

謂顏淵曰。惜乎。吾見其進也。未見其止也。

○子曰。苗而不秀者。有矣夫。秀而不實者。有矣夫。夫。音扶。○穀之始生曰苗。吐華曰秀。成穀曰實。蓋學而不至於成。有如此者。是以君子貴自勉也。

○子曰。後生可畏焉。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四五十而無聞焉。斯亦不足畏也。焉。知。之。焉。於。處。反。○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。足以積學。而有所待。其勢可畏。安知其將來不如我。

之今日乎。然或不能自勉。至於老而無聞。則不足畏矣。言此以警人。使及時勉學也。曾子曰。五十而不以善聞。則不聞矣。蓋述此意。○尹氏曰。少而不勉。老而無聞。則亦已矣。自少而進者。安知其不至於極乎。是可畏也。○子曰。法語之言。

能無從乎。改之為貴。巽與之言。能無說乎。

繹之為貴。說而不繹。從而不改。吾末如之。

何也已矣。注語者。正言之也。巽言者。婉而導之也。繹尋其緒也。法言人所敬憚。故必從。然不改。則面從而已。巽言無所乖忤。故必說。然不繹。則又不足。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。○楊氏曰。法言。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。是也。巽言。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。是也。語之而不達。拒之而不受。猶之可也。其或喻焉。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。○從且說矣。而不改繹焉。則是終不改繹也。已。雖聖人其如之何哉。○

子曰。主忠信。毋友不如己者。過則勿憚改。

出而逸。其半。○子曰。三軍可奪帥也。匹夫不可奪

志也。侯氏曰。三軍之勇在人。匹夫之志在己。故帥可奪。而志不可奪。如可奪。則亦不足謂之志矣。○子曰。

衣敝緼袍。與衣狐貉者立。而不恥者。其由

也與。衣。去聲。緼。紆粉反。貉。胡各反。與。平聲。○敝。壞也。緼。冢著也。袍。衣有著者也。蓋衣之賤者。狐貉以狐貉之皮為敝衣之貴者。

子路之志如此。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。而可以進於道矣。故夫子稱之。不忤不求。何用不

臧。忤。之鼓反。○忤。害也。求。貪也。臧。善也。言能不忤不求。則何為不善乎。此衛風雄雉之詩。孔子引之。以美子路也。呂氏曰。貧與富交。強

者必忤。弱者必求。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。是道也。何足

以臧。終身誦之。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。故夫子復言此。以警之。○謝氏曰。恥惡衣惡食。學者之大病。善心不存。蓋由

於此。子路之志如此。其過人遠矣。然以衆人而能此。則可以爲善矣。子路之賢。宜不止此。而終身誦之。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。故激而進之。

○子曰。歲寒。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范氏曰。小人

在治世。或與君子無異。惟臨利害。遇事變。然後君子之所守。可見也。○謝氏曰。士窮見節義。世亂識忠臣。欲學者必周於德。○子

曰。知者不惑。仁者不憂。勇者不懼。明足以燭理。故不惑。理足以勝私。故不憂。氣足以配道義。故不懼。此學之序也。

○子曰。可與共學。未可與適道。可與適道。未可與立。可與立。未可與

權。可與者。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。程子曰。可與共學。知所以求之也。可與適道。知所往也。可與立者。篤志固執而不變也。權。稱錘也。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。可與權。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。○楊氏曰。知爲己。則可與共學矣。學足以明善。然後可與適道。信道篤。然後可與立。知

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。可與權。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。○楊氏曰。知爲己。則可與共學矣。學足以明善。然後可與適道。信道篤。然後可與立。知

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。可與權。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。○楊氏曰。知爲己。則可與共學矣。學足以明善。然後可與適道。信道篤。然後可與立。知

時措之宜。然後可與權。洪氏曰。易九卦。終於巽。以行權。權者聖人之大用。未能立而言權。猶人未能立而欲行。鮮不仆矣。程子曰。漢儒以反經

合道爲權。故有權變權術之論。皆非也。權只是經也。自漢以下。無一人識

說。程子非之。是矣。然以孟子嫂溺援之。以手之義。推之。則權與經亦當有辨。○唐棣之華。偏其

反而。豈不爾思。室是遠而。棣。大計反。○唐棣。郁李也。偏。晉書作翮。然則反亦當

與。翻同。言華之搖動也。而語助也。此逸詩也。於六義屬興。上兩句。子

曰。未之思也。夫何遠之有。夫音扶。○夫子借其言之。蓋前篇仁遠乎哉。而

之意。程子曰。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。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

鄉黨第十 楊氏曰。聖人之所謂道者。不離乎日用之閒也。故夫子之平日。一動一靜。門人

皆審視而詳記之。尹氏曰：甚矣。孔門諸子之嗜學也。於聖人之容色言動，無不謹書而備錄之，以貽後世。今讀其書，即其事，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。雖然，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。蓋盛德之至，動容周旋，自中乎禮耳。學者欲潛心於聖人，宜於此求焉。舊說：凡一章，今分為二十七節。

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反。恂，相倫。

恂，信實之貌。似不能言者，謙卑遜順，不以賢知先人也。鄉黨，父兄宗族之所在。故孔子居之，其容貌辭氣如此。 其在宗

廟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朝，直達也。宗，廟禮法之所在。朝廷，便，辯也。宗廟禮法之所在，朝廷。

政事之所出。言不可以不明辯，故必詳問而極言之，但謹而不放爾。此一節。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。 ○朝

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與上大夫言，誾誾

如也。侃，苦旦反。誾，魚巾反。此君未視朝時也。王制：諸侯上大夫，卿，下大夫，五人。許氏說文：侃，侃剛直也。誾，和悅而諍也。

君在，蹞蹞如也；與與如也。蹞，子六反。蹞，子亦反。與，平聲。或如字。君在視朝也。

蹞，蹞，恭敬不寧之貌。與，與，威儀中適之貌。張子曰：與，不忘。向君也。亦通。此一節。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。 ○君

召使擯，色勃如也；足躩如也。擯，必反。躩，驅若反。擯，主國之君所使。

出接賓者，勃，變色貌。躩，盤辟貌。皆敬君命故也。 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後

襜如也。襜，赤占反。公所與立，謂同為擯者也。擯用命數之半。如，上公九命，則用五人，以次傳命。揖，左人則左其手，揖，右人則

右其手。襜，整貌。 趨進，翼如也。疾趨而進，張拱端好，如鳥舒翼。 賓退，必復命

曰：賓不顧矣。紆，君敬也。此一節。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。 ○人公門，鞠躬

躬如也。如不容。鞠躬。曲身也。公門高大。而若不容。敬之至也。立不中門。

行不履闕。闕。于逼反。中門。中於門也。謂當長闕之間。君出入處也。闕。門限也。禮。士大夫出入君門。由闕右。不踐闕。

謝氏曰。立中門。則當行履闕。明不恪。過位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其

言似不足者。位。君之虛位。謂門屏之間。人君宁立之處。所謂宁也。君雖不在。過之必敬。不敢以虛位而慢之。

也。言似不足。不敢肆也。攝齊升堂。鞠躬如也。屏氣似不息

者。齊音容。攝。攬也。齊。衣下縫也。禮。將升堂。兩手攬衣。使去地尺。恐蹶之而傾跌失容也。屏。藏也。息。鼻息出入者也。近至尊。氣容肅也。

出。降一等。逞顏色。怡怡如也。沒階趨。翼如

也。復其位。蹶蹶如也。陸氏曰。趨。下本無進字。俗本有之。誤也。等。階之級也。逞。放也。漸。遠也。

所尊。舒氣解顏。怡怡和悅也。沒階。下盡階也。趨。走就位也。復位。蹶蹶。敬之餘也。此一節。記孔子在朝之容。 ○執圭。

鞠躬如也。如不勝。上如揖。下如授。勃如戰

色。足踏踏如有循。勝。平聲。踏。色六反。圭。諸侯命圭。聘。問鄰國。則使大夫執以通信。如不勝。執圭

器。執輕如不克。敬謹之至也。上如揖。下如授。謂圭平衡。手與心齊。高不過揖。卑不過授也。戰。色戰而色懼也。踏踏。舉足促狹也。如有循。記所

謂舉前曳踵。言行不離地。如緣物也。享禮有容色。享。獻也。既聘而享。用圭璧。有庭實。有容色。和也。儀禮曰。發

氣滿容。私覲。愉愉如也。私覲。以一節。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。此

氏曰。孔子定公九年仕魯。至三十三年適齊。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。疑使掖執圭兩條。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。 ○君子

不以紺緼飾。紺。古暗反。喪則由反。三年之喪。以飾練服者。飾。赤色。齊服也。喪。絳色。三年之喪。以飾練服者。飾。

也。領緣紅紫不以爲褻服。紅紫間色不正。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。可知。

當暑袷絺綌。必表而出之。袷。單也。葛之精者曰絺。麤者曰綌。

縹衣羔裘。素衣麕裘。黃衣狐裘。縹。鹿子色。白。狐。色黃。衣以褐。裘。欲其相稱。麕。麕子。色白。狐。色黃。衣以褐。裘。欲其相稱。

裘長短右袂。必有寢衣。長一身有半。長。去聲。○齊主於敬。不可解衣而寢。又不可下著明衣而寢。故別有寢衣。其半蓋以覆足。程子曰。此錯簡。當在齊必有明衣之下。愚謂如此。則此條與明衣變食。既得狐貉之厚以居。以類相從而襲裘。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。

狐貉之厚以居。去喪無所不佩。狐貉。毛深溫厚。私居取其適體。去。去聲。○君子無故。玉不去身。觿。麕之屬。亦皆佩也。

非帷裳。必殺之。殺。去聲。○朝祭之服。裳用正幅。如帷。要有殺。則無縫。績而積。而旁無殺。縫其餘。若深衣。要半下。齊倍要。

羔裘玄冠不以弔。吉月必朝服而朝。吉。月。朔也。孔子在魯。致仕時如此。○此一節。禮。非特孔子事也。

○齊必有明衣布。即著明衣。所以明潔其體也。

○齊必變食。居必遷座。變食。謂不飲酒。以布爲之。此下脫。前章寢衣一簡。

○食不厭精。膾不厭細。食。音嗣。○食。飯也。精。鑿也。牛羊與魚之腥。葷而切之爲膾。食。精則能養人。膾。麤則能害人。不厭。言以是爲善。非謂必欲如此也。

食饁而餽。魚餒而肉敗不食。色惡不食。

臭惡不食。失飪不食。不時不食。

食。饘之食。音嗣。饘。於羹反。餲。烏

邁反。飪。而甚反。○饘。飯傷熱濕也。餲。味變也。魚爛曰餲。肉腐曰敗。色惡。臭惡。未敗而色臭變也。飪。亨調生熟之節也。不時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。此數者皆足以傷人。故不食。 割不正不食。不得其醬不食。

不。方正者不食。造次不離於正也。漢陸績之母。切肉未嘗不方。斷葱以寸為度。蓋其質美。與此暗合也。食肉用醬。各有所宜。不得則不食。惡其不備也。此二者無害於人。但不足以嗜味而苟食耳。 肉雖多。不使勝食氣。惟酒

無量不及亂。

食。音嗣。量。去聲。○食以穀為主。故不使肉勝食氣。酒以為人合歡。故不為量。但以醉為節。而不

及亂耳。程子曰。不及亂者。非惟不使亂志。雖血氣亦不可使亂。但浹洽而已可也。

沽酒市脯不食。

沽。市皆買也。恐不精潔。或傷人也。與不嘗。康子之藥同意。 不撤薑食。薑通神明。去穢惡。故不撤。不多

食。適可而止。無食心也。

祭於公。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。

出三日不食之矣。

助祭於公。所得胙肉。歸即頒賜。不俟三日。宿。留也。家之祭肉。則不過三日。

目。皆以分賜。蓋過三日。則肉必敗。而人不食之。是喪鬼神之餘也。但比君所賜胙。可少緩耳。

食不語。寢不

言。答述曰。語。自言曰。范氏曰。聖人存心不他。當食而食。當寢而寢。言語非其時也。楊氏曰。肺為氣主。而聲出焉。寢食則氣窒而不通。

雖疏食菜羹瓜祭。必齊如也。

食。音嗣。陸氏曰。魯論

瓜作人。不忘本也。齊。敬貌。孔子雖薄物必祭。其祭必敬。聖人之誠也。

○此一節。記孔子飲食之節。謝氏曰。聖人飲食如此。非極口腹之欲。蓋養氣體。不以傷生。當如此。然聖人之所不食。窮口腹者。或反食之。欲心

勝而不暇擇也。

○席不正不坐。

謝氏曰。聖人心安於正。故於位之不正者。雖小不處。

○

鄉人飲酒。杖者出。斯出矣。杖者。老人也。六十杖於鄉。未出不敢先。既出不敢後。

鄉人儻。朝服而立於阼階。儻。乃多反。○儻。所以逐疫。周禮。乃多反。○儻。所以逐疫。東階也。儻。雖古禮。而近於戲。亦必朝服而臨之者。無所不用其誠敬也。或曰。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。欲其依已而安也。○此一節。記孔子居鄉之事。

○問人於他邦。再拜而送之。拜送使者。如康親見之敬也。

子饋藥。拜而受之。曰。丘未達。不敢嘗。范氏曰。凡賜食。必嘗以拜。藥未達。則不敢嘗。受而不飲。則虛人之賜。故告之如此。然則可飲而飲。不可飲而不飲。皆在其中矣。楊氏曰。大夫有賜。拜而受之。禮也。未達不敢嘗。謹疾也。必告之直也。○此一節。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。

○廐焚。子退朝。曰。傷人乎。不問馬。非不愛馬。然恐傷人之意多。故未暇問。蓋貴人賤畜。理當如此。

○君賜食。

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。必熟而薦之。君賜

生。必畜之。畜。許六反。○食。恐或餒除。故不以薦。正席先嘗。如對君也。言先嘗。則餘當以頒賜矣。腥。生肉。熟而

侍食於君。君祭。先飯。飯。扶

疾。君視之。○周禮。王日一舉膳。夫授祭。品嘗食。王乃食。故侍食者。疾。君視之。君祭。則已不祭。而先飯。若然。君嘗食。然不敢當客禮也。

東首。加朝服。拖紳。首。去聲。拖。徒我反。○東首。以受生氣也。病臥不能著衣束帶。又不可以襲服見

君。命召。不俟駕行矣。急趨君命。行出

○入太廟。每事問。重

○朋友死。無所歸。曰。於我殯。朋友以義合。死無所歸。不得不殯。

車馬非祭肉不拜。

朋友有通財之義。故雖車馬之重不拜。祭肉則拜者。敬其祖考。同於已親也。

此一節。記孔子交朋友之義。

○寢不尸。居不容。

尸。謂偃臥似死人。居。謂家。容。容儀。范氏曰。寢。

不尸。非惡其類於死也。惰慣之氣。不設於身體。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。居不容。非情也。但不若奉祭祀。見賓客而已。申申天天是也。

見齊衰者。雖狎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。雖褻

必以貌。

狎。謂素親狎。褻。謂燕見。貌。謂禮貌。餘見前篇。

凶服者式之。式負

版者。

式。車前橫木有所敬。則俯而憑之。負版。持邦國圖籍者。式此二者。衰有喪。重民數也。人惟萬物之靈。而王者之所天也。故

周禮。獻民數於王。王拜受之。況其下者。敢不敬乎。

有盛饌。必變色而作。

敬主人之禮。非

以其迅雷風烈必變。

迅。疾也。烈。猛也。必變者。所以敬天之怒。饌也。若疾風迅雷。則必變。雖夜

必與衣服冠而坐。此一節。記孔子容貌之變。

○升車必正立執綏。

綏。挽以上車之索也。

范氏曰。正立執綏。則心體無不正。而誠意肅恭矣。蓋君子莊敬。無所不在。升車則見於此也。

車中不內顧。

不疾言不親指。

內顧。回視也。禮曰。顧不過轂。三者皆失。容且惑人。此一節。記孔子升車之容。

色斯舉矣。翔而後集。

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。則飛去。回翔審視而後不止。人之見幾而作。

審擇所處。亦當如此。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。

曰。山梁雌雉。時哉。時哉。子

路共之。三嗅而作。

共。九用反。又居勇反。嗅。許又反。刑氏曰。梁。橋也。時哉。言雉之飲啄得其時。子

路不達。以為時物而共之。孔子不食。三嗅其氣而起。晁氏曰。石經如作憂。謂雉鳴也。劉聘君曰。嗅。當作臭。古閱反。張兩翅也。見爾雅。愚按如

後兩說。則共字當為拱。執之義。然此必有闕文。不可臆為之說。姑記所聞。以俟知者。

論語卷之五終

論語卷之六

朱熹集註

先進第十一

此篇多評弟子賢否。凡二十五章。胡氏曰。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。

而其一。直稱閔子。疑閔氏門人所記也。

子曰。先進於體樂。野人也。後進於體樂。君

子也。

先進。後進。猶言前輩後輩。野人。謂郊之民。君子。謂賢士大夫也。程子曰。先進於禮樂。文質得宜。今反謂之質。朴而以為

野人。後進之於禮樂。文過其實。今反謂之彬彬。而以爲君子。蓋周末文勝。故時人之言如此。不自知其過於文也。

如用之。

則吾從先進。

用之。謂用禮樂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。又自言其如此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。

○子

曰。從我於陳蔡者。皆不及門也。

從。去聲。○孔子嘗厄於陳蔡之

問弟子多從之者。此時皆不在門。故孔子思之。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。德行。顏淵。閔子騫。

冉伯牛。仲弓。言語。宰我。子貢。政事。冉有。季

路。文學。子游。子夏。行。去聲。○弟子因孔子之言。記此十人。而并目其所長。分為四科。孔子教人各

因其材。於此可見。○程子曰。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。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。曾子傳道而不與焉。故知十哲。世俗論也。○子

曰。回也。非助我者也。於吾言無所不說。音說。

悅。○助我。若子夏之起予。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。顏子於聖人之言。默識心通。無所疑問。故夫子云然。其辭若有憾焉。其實乃深喜之。○胡氏

曰。夫子之於回。豈真以助我望之。蓋聖人之謙德。又以深贊顏子云爾。○子曰。孝哉閔子

騫。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問。聲聯。○胡氏曰。父母兄弟稱

其孝友。人皆信之。無異詞者。蓋其孝友之實。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。故夫子歎而美之。○南容三復白

圭。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三。妻。並去聲。○詩。大雅抑之。篇曰。白圭之玷。尚可磨

也。斯言之玷。不可為也。南容一日三復此言。事見家語。蓋深有意於謹言也。此邦有道。所以不廢。邦無道。所以免禍。故孔子以兄子妻之。○范

氏曰。言者。行之表。行者。言之實。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。南容欲謹其言如此。則必能謹其行矣。○季康子

問。弟子孰為好學。孔子對曰。有顏回者。好

學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好。去聲。○范氏曰。哀公。康子問同。而對有

詳略者。臣之告君。不可不盡。若康子者。心待其能問。乃告之。此教誨之道也。○顏淵死。顏路請

子之車以爲之椁。顏路。淵之父。名無繇。少孔子六歲。孔子始教而受學焉。椁。外棺也。請為椁。欲賣

子曰。才不才。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

有棺而無槨。吾不徒行以爲之槨。以吾從

大夫之後。不可徒行也。

鯉。孔子之子伯魚也。先孔子卒。言鯉之才。雖不及顏淵。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。則皆子也。孔子時已致仕。尙從大夫之列。言後讓辭。○胡氏曰。孔子遇舊館人之喪。嘗脫駟以賻之矣。今乃不許。顏路之

請。何邪。葬可以無槨。駟可以脫而復求。大夫不可以徒行。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。諸市也。且爲所誠窮乏者得我。而勉強以副其意。豈誠心與

直道哉。或者以爲君子行禮。視吾之有無而已。○顏淵死。子夫君子之用財。視義之可否。豈獨視有無而已哉。

曰噫。天喪予。天喪予。

淵死。子哭之慟。從者曰。子慟矣。

從。去聲。○曰。慟。傷痛聲。悼。○顏

有慟乎。非夫人之爲慟。而誰爲。

夫。音扶。○去聲。○夫人。謂顏淵。言其死可惜。哭之宜慟。非他人之比也。○胡氏曰。痛惜之至。施當其可。皆情性之正也。

死。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不可。

子曰。回也。視予猶父

也。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。夫二三子也。

○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。未能

事人。焉能事鬼。敢問死。曰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

焉。於虔反。○問事鬼神。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。而死者人之所必有。不可不知。皆切問也。然非誠敬足以事人。則必不能事神。非原始而知所

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。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。但學之有序。不可躐等。故夫子告之如此。○程子曰。晝夜者死生之道也。知生之道。則知死之道。盡事人之道。則盡事鬼之道。死生人鬼一而二。○閔

子侍側。閔閔如也。子路。行行如也。冉有。子

貢。侃侃如也。子樂。行行。剛強之貌。子樂者。樂得英才而教中

之。若由也。不得其死然。尹氏曰。子路剛強。有不得其死

死於衛孔悝之難。洪氏曰。漢書引此句。○魯人爲長府。藏名

爲。蓋改作之。閔子騫曰。仍舊貫。如之何。何必改

作。仍。因也。貫。事也。王氏曰。改作。勞民傷

子曰。夫人不言。

言必有中。夫音扶。中。去聲。○言不妄發。 ○子曰。由之

瑟。奚爲於丘之門。程子曰。言其聲之不和。與已不同也。家

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。由也

升堂矣。未入於室也。夫門人以夫子之言。遂不敬子路。故

○子貢問師

與商也孰賢。子曰。師也過。商也不及。子張才

曰。然則師愈與。與。猶勝也。

子曰。過猶不及。道以中庸爲至。賢智之過。雖若勝於愚。不

庸之為德也。其至矣乎。夫過與不及均也。差之毫釐。繆以千里。故聖人之教。抑其過。引其不及。歸於中道而已。 ○季氏

富於周公。而求也為之。聚斂而附益之。○去

之。非公以王室至親。有大功。位家宰。其富宜矣。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。非攘奪其君。刻剝其民。何以得此。冉有為季氏宰。又為之急賦稅。以益其

富。子曰。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。可也。

非吾徒。絕之也。小子。鳴鼓而攻之。使門人聲其罪。以責之也。聖人之惡黨惡。而害民也如此。然師嚴而友親。故已絕之。而猶使門人正之。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。○范氏曰。冉有以政事之才。施於季氏。故為不善。至於如此。由其心術不明。不能反求諸身。而以仕為急。故也。○

柴也愚。其足不履影。啓蟄不殺。方長不折。執親之喪。泣血三年。未嘗見齒。避難而行。不徑。參也魯。○魯。鈍也。程子曰。參也竟以魯得不寶。可以見其為人矣。參也魯。○魯。鈍也。程子曰。參也竟以魯得

不寶。可以見其為人矣。參也魯。○魯。鈍也。程子曰。參也竟以魯得

不寶。可以見其為人矣。參也魯。○魯。鈍也。程子曰。參也竟以魯得

門學者。聰明才辯。不為不多。而卒傳其道。乃質魯之人爾。故學以誠實為貴也。尹氏曰。曾子之才。魯。故其學也。確。所以能深造乎道也。

師也辟。辟。婢亦反。○辟。使辟也。由也喭。喭。五且反。○喭。粗俗也。○楊氏曰。四字者。性之偏。語之使。知自勵也。吳氏曰。此章之首。而通為一章之。○子

首脫子。曰二字。或疑下章子曰。當在此章之首。而通為一章之。○子

曰。回也。其庶乎。屢空。庶。近也。言近道也。屢空。數至空。匱

於空。匱也。言其近道。又能安貧也。賜不受命而貨殖焉。億則屢中。

中。去聲。○命。謂天命。貨殖。財生殖也。億。意度也。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。然其才識之明。亦能料事而多中也。程子曰。子貢之貨殖。非若

後人之豐財。但此心未忘耳。然此亦子貢少時事。至聞性與天道。則不為此矣。○范氏曰。屢空者。簞食瓢飲。屢絕而不改其樂也。天下之物。豈

有可動其中者哉。貧富在天。而子貢以貨殖為心。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。其言而多中者。億而已。非窮理樂天者也。夫子嘗曰。賜不幸言而中。

是使賜多言也。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。

○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不

踐迹亦不入於室。

善人實美而未學者也。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。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

不為惡。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。○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。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。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

人之室也。○子曰論篤是與。君子者乎。色莊者乎。

與。如字。○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。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。為色莊者乎。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。

○子路問聞

斯行諸。子曰有父兄在。如之何其聞斯行

之。冉有問聞斯行諸。子曰聞斯行之。公西

華曰由也問聞行諸。子曰有父兄在。求

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聞斯行之。赤也惑。敢

問。子曰求也退。故進之。由也兼人。故退之。

兼人謂勝人也。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。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。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。惟恐有聞則

於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。特患為之之意。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。有闕耳。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。患其於所當為者。逡巡畏

縮而為之不勇耳。聖人一進之。一退之。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。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。○子畏於匡。

顏淵後。子曰吾以女為死矣。曰子在。回何

敢死。女音汝。○後謂相失在後。何致死。謂不赴圍而必死也。胡氏曰先王之制。民生於三。事之如一。惟其所在則致死焉。況顏

淵之於孔子。恩義兼盡。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。即夫子不幸而遇難。回必捐生以赴之矣。捐生以赴之。幸而不死。則必上告天子。下告

方伯請討以復讎。不但已也。夫子而在。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。以犯匡人之鋒乎。

○季子然問。仲

由冉求。可謂大臣與。

與。平聲。○子然。季氏子弟。自多其家得臣。二子故問之。

子

曰。吾以子為異之間。曾由與求之間。

異。非常也。曾。猶

乃也。輕。二子以抑季然也。所謂大臣者。以道事君。不可則止。

以道事君者。不從君之欲。不可則止者。必行己之志。今由與求也。可謂具臣矣。

具臣。謂備臣數而已。

曰。然則從之者與。

與。平聲。○意。二子既非大臣。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。

子曰。弑父與君。亦不從也。

言。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。然君臣之義。則聞之熟

矣。弑逆大故。必不從之。蓋深許二子以死難。不可奪之節。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。○尹氏曰。季氏專權僭竊。二子任其家而不能正也。

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。可謂具臣矣。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。故自多其得人。意其可使從已也。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。其庶乎二子可免矣。

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。賊

夫人之子。夫。音扶。下同。○賊。害也。言子羔質美而未學。適使治民。適以害之。子路曰。有

民人焉。有社稷焉。何必讀書。然後為學。治言

民事神。皆所以為學。子曰。是故惡夫佞者。惡。去聲。○治民事神。固學者事。然必學之已成。

然後可仕以行其學。若初未嘗學。而使之以即仕以為學。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。子路之言。非其本意。但理屈詞窮。而取辨於口。以禦

人耳。故夫子不斥其非。而特惡其佞也。○范氏曰。古者學而後入政。未聞以政學者也。蓋道之本在於修身。而後及於治人。其說具於方冊。讀

而知之。然後能行。何可以不知其過。而以口給禦人。故夫子惡其佞也。○失先後本末之序矣。不知其過。而以口給禦人。故夫子惡其佞也。○

子路。曾皙。冉有。公西華。侍坐。曾參父名。點。皙。子

曰。以吾一日長乎爾。母吾以也。長。上聲。言我雖年少。長於汝。

也。如或知爾。則何以哉。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。蓋誘之。盡言以觀其志。而聖人和氣謙德。於此亦可見矣。居則曰。不吾知

也。如或知爾。則何以哉。言女平居。則言人不知我。如或有入知女。則女將何以爲

也。子路率爾而對曰。千乘之國。攝乎大國

之間。加之以師旅。因之以饑饉。由也爲之

比。及三年。可使有勇。且知方也。夫子哂之。

乘。去聲。機音機。僅音僅。比。必二反。下同。哂。詩忍反。率。爾。輕遽之貌。攝。管束也。二千五百人爲師。五百人爲旅。因。仍也。穀不熟曰饑。菜不熟曰

能。方。向也。謂向義也。民向義。則能親其上。死其長矣。哂。微笑也。求爾何如。對曰。方六七

十。如五六十。求也爲之比。及三年。可使足

民。如其禮樂。以俟君子。求爾何如。孔子問也。下放此。方。六七十。里。小國也。如。猶或

也。五六十里。則又小矣。足。富足也。俟。君子言非己所能。冉有謙退。又以子路見哂。故其詞益遜。赤爾何如。對

曰。非曰能之。願學焉。宗廟之事。如會同。端

章甫。願爲小相焉。相。去聲。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。嫌以君子自居。故將言已志。而先爲遜詞。言

未。能。而。願。學。也。宗。廟。之。事。謂。祭。祀。諸。侯。時。見。曰。會。衆。類。曰。同。端。玄。端。服。章。甫。禮。冠。相。贊。君。之。禮。者。言。小。亦。謙。辭。點爾何

如。鼓瑟希。鏗爾。舍瑟而作。對曰。異乎三子

者之撰。子曰：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夫子喟然歎曰：吾與點也。

瑟。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。希。間歇也。作起也。撰。具也。莫春。和煦之時。春服。單袷之衣。浴。盥濯也。今上已祓除是也。沂。水名。在魯城南。地志以爲有溫泉焉。理或然也。風。乘涼也。舞雩。祭天禱雨之處。有壇。樹木也。詠。歌也。曾點之學。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。隨處充滿。無少欠缺。故其動靜之際。從容如此。而其言志。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。樂其日用之常。初無舍己爲人之意。而其胸次悠然。直與天地萬物上下下同。流各得其所之妙。隱然自見於言外。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。其氣象不侔矣。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。而門人記其本末。獨加詳焉。

蓋亦有以識此矣。三子者出。曾皙後。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

音夫。扶曰。夫子何哂由也。而點以子路之志。乃所優爲。曰。爲國以禮。其言不讓。是故哂之。特哂其不遜。唯求則非邦也。與安見方六七十。如五六十。而非邦也者。與。平聲。下同。○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。而不見唯赤則非邦也。與。宗廟會同。非諸侯而何。赤也。爲之小。孰能爲之大。此亦曾皙問。而夫子答也。

右者亦許之詞。○程子曰。古之學者。優柔厭飲。有先後之序。如子路冉有公西赤。言志如此。夫子許之。亦以此。自是實事。後之學者。好高。如人游心千里之外。然自身却只在此。又曰。孔子與點。蓋與聖人之志同。便是幾舜氣象也。誠異三子者之撰。特行有不掩焉耳。此所謂狂也。子路等所見者。小。子路只為不達。為國以禮道理。是以哂之。若達却。便是這氣象也。又曰。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。故孔子不取。曾點狂者也。未必能為聖人之事。而能知夫子之志。故曰。浴乎沂。風乎舞雩。詠而歸。言樂而得其所也。孔子之志。在於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使萬物莫不遂其性。曾點知之。故夫子喟然歎曰。吾與點也。又曰。曾點漆雕聞。已見大意。

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

顏淵問仁。子曰。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

仁者。本心之全德。克。勝也。己。謂身之私欲也。復。反也。禮者。天理之節文也。為仁者。所以全其心之德也。蓋心之全德。莫非天理。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。故為仁者。心有以勝私欲。而復於禮。則事皆天理。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。歸。猶與也。又言一日克己復禮。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。極在。其效之甚速。而大也。又言為仁由己。而非他人所能預。又見其機之勝用矣。程子曰。非禮處便是私意。既是私意。如何得仁。須是克盡己私。皆歸於禮。方始是仁。又曰。克己復禮。則事事皆仁。故曰。天下歸仁。謝氏曰。克己。須從性偏難。克處。克將去。顏淵曰。請問其目。子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顏淵曰。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則條件也。顏淵問。六子之言。矣。故不復有所疑問。而直請其條目也。非禮者。己之私也。勿者。禁止之辭。是人心之所以為主。而勝私復禮之機也。私勝。則動容周旋。無不中。

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。事如事事之事。請事斯語。顏子曰。顏識其理。又自知其力。有以勝之。故直以為己任。而不疑也。○顏子曰。顏者身之用也。由乎中而應乎外。制於外。所以養其中也。顏淵事斯語。所以進於聖人。後之學聖人者。宜服膺而勿失也。因箴以自警。其視箴曰。心兮本虛。應物無迹。操之有要。視為之則蔽。交於前。其中則遷。制之於外。以安其內。克己復禮。久而誠矣。其聽箴曰。人有秉彝。本乎天性。知誘物化。遂亡其正。卓彼先覺。知止有定。閑邪存誠。非禮勿聽。其言箴曰。人心之動。因言以宜。發禁躁妄。內斯靜專。矧是樞機。與戎出好。吉凶榮辱。惟其所召。傷易則誕。傷煩則支。已肆物忤。出悖來違。非法不道。欽哉訓辭。其動箴曰。哲人知幾。誠之於思。志士勵行。守之於為。順理則裕。從欲惟危。造次克念。戰兢自持。習與性成。聖賢同歸。愚按。此章問答。乃傳授心法。切要之言。非至明不能察其幾。非至健不能致其決。故惟顏子得聞之。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。○程子曰。孔子言仁。只說出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○仲弓問仁。子曰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

承大祭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。在家無怨。仲弓曰。雍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以敬

持己。恕以及物。則私意無所容。而心德全矣。內外無怨。亦以其效言之。使以自考也。○程子曰。孔子言仁。只說出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看出其氣象。便須心廣體胖。動容周旋中體。唯謹獨。便是守之法。或問出門使民之時。如此可也。末出門使民之時。如之何。曰。此儼若思時也。有者中而後見於外。觀其出門使民之時。其敬如此。則前乎此者。敬可知矣。非因出門使民。然後有此敬也。愚按。克己復禮。乾道也。主敬行恕。坤道也。顏冉之學。其高下淺深。於此可見。然學者能從事於敬恕之間。而有得焉。亦將無己之可克矣。○司馬牛

問仁。子曰。仁者其言也訥。

○訥音刃

也。難也。仁者心存而不放。故其言有所忍。而不易發。蓋其德之一端也。夫子以牛多言而躁。故告之以此。使其於此而謹之。則所以為仁之

方不外是矣。曰其言也訥。斯謂之仁矣乎。子曰爲

之難。言之得無訥乎。牛意仁道至大。不但如此。蓋心常存。

故事不苟。事不苟。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。非強閉之而不出也。楊氏曰。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。牛之易其言可知。○程子曰。雖爲司馬牛多

言故及此。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。愚謂牛之爲人如此。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。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。則以彼之躁。必不能深思以去

其病。而終無身以人德矣。故其告之如此。蓋聖人之言。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。然其切於學者之身。而皆爲人德之要。則又初不異也。讀者其

致思焉。○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君子不憂不懼。

向繼作亂。牛常憂懼。故夫子告之以此。曰不憂不懼。斯謂之君子矣。

乎。子曰內省不疚。夫何憂何懼。夫音扶。○牛之再問。猶前章之

意。故復告之以此。疚。病也。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。故能內省不疚而身無憂懼。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。○晁氏曰。不憂不懼。由乎德全而無疵。故無入而不自得。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。○司馬牛憂曰。人皆有

兄弟。我獨亡。牛有兄弟而云然者。蓋聞之矣。夫蓋聞之矣。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命稟於有生之初。非今所能移。天莫之爲

而爲。非我所能必。但當順受而已。君子敬而無失。與人恭而有禮。

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

也。既安於命。又當修其在己者。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。而不間斷。接

寬。牛之愛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。讀者節不以辭害意。可也。○胡氏曰。子

夏四海皆兄弟之言。特以廣司馬牛之意。意圓而語滯者也。唯聖人則

無此病矣。且子夏知此。而以哭子喪明。則以蔽以愛而味於理。是以不能踐其言爾。

○子張問明。子

曰。浸潤之譖。膚受之愬。不行焉。可謂明也。

已矣。浸潤之譖。膚受之愬。不行焉。可謂遠

也已矣。譖。莊陸反。愬。蘇路反。○浸潤。如水之浸灌。滋潤。漸漬而不可

覺。其入而信之深矣。愬。冤者。急迫而切身。則聽者不及致詳。而發之暴

矣。二者難察。而能察之。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。此亦必因于

張之失。而告之。故其辭繁而不殺。以致丁寧之意云。○楊氏曰。驟而語

之。與利害不切於身者。不行焉。有下待明者。能之也。故浸潤之譖。膚受

之。愬不行。然後謂之明。而又謂之遠。遠。則明之至也。書曰。視遠惟明。

○子貢問政。子曰。足食。足兵。民信之矣。言

稟實而武備備。然後教化行。而民信於我。不離叛也。子貢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於

斯三者何先。曰。去兵。去。上聲。下同。○信。食足而子貢

曰。必不得已而去。於斯二者何先。曰。去食。

自古皆有死。民無信不立。民無食必死。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。無信。則雖生而

無以自立。不若死之為安。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。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。○程子曰。孔子弟子善問。直窮到底。如此章者。非子貢不能

問。非聖人不能答也。愚謂以人情而言。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。以民德而言。則信本人之所固有。非兵食所得而先也。是以為政

者。當身率其民。而以死守之。不以下危急而可棄也。○棘子成曰。君子質而已

矣。何以文為。棘子成。衛大夫。疾時子貢曰。惜乎夫

子之說。君子也。駟不及舌。

言子成之言。乃君子之意。然言出於舌。則駟馬不能

道之。又惜也。其失言也。文猶質也。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鞞。猶犬

羊之鞞。鞞。鞞其郭反。○鞞。皮去毛者也。言文質等耳。不可相無。若必

矯當時之弊。固失之過。而子貢矯子成之弊。又無本未輕重之差。胥失之矣。

○哀公問於有若

曰。年饑用不足。如之何。

稱有若者。君臣之詞。用謂國用。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。

有若對曰。蓋徹乎。

徹。通也。均也。周制一夫受田百畝。而與

率民得其九。公取其一。故謂之徹。魯自宣公稅畝。又遂畝什取其曰。

二。吾猶不足。如之何其徹也。

二。即所謂什二也。公以有若不喻其旨。故

言此以示加賦之意

對曰。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。百姓不

足。君孰與足。

民富則君不至獨貧。民貧則君不能獨富。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。以止公之厚歛。爲人上者

所宜深念也。○楊氏曰。仁政必自經界始。經界正。而後井地均。穀祿平。而軍國之須。皆量是以爲出焉。故一徹而百度舉矣。上下寧憂不足乎。

以二猶不足。而教之徹。疑若迂矣。然什一天下之中。正多則桀。察則貉。不可改也。後世不究其本。而唯末之圖。故征斂無藝。費出無經。而上下

困矣。又惡知盡徹之常務。而不爲迂乎。

○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。主

忠信。徙義。崇德也。

主。忠信。則本立。徙。義。則日新。

愛之欲其生。

惡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。又欲其死。是惑也。

惡。去聲。○愛。惡。人之常情也。然人之生死。有命。非可得而欲也。以愛惡而欲其生死。則惑矣。既欲其生。又欲其死。則惑之甚也。

誠

不以富。亦祇以異。

此詩以明我行其野之詞也。舊說夫子引之。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。

如此詩所言。不足以致富。而適足以取異也。程子曰。此錯簡。當在下第十。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。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。而誤也。○楊氏曰。堂々乎張也。難與並為仁矣。則非誠善補過。不蔽於私者。故告之如此。

○齊景公問政於

孔子。

齊景公名杵臼。魯昭公末年。孔子適齊。孔子對曰。君君。臣臣。父

父。子子。此人道之大經。政事之根本也。是時景公失政。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。景公又多內嬖。而不立太子。其君臣父子之間。皆失其道。故

公曰。善哉。信如君不君。臣不臣。

父不父。子不子。雖有粟。吾得而食諸。景公善孔子之言。而不能用。其後果以繼嗣不定。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。○楊氏曰。君之所不能。用。臣之所以繼嗣不定。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。○楊氏曰。君之所不能。用。臣之所以繼嗣不定。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。

言而不能。用。其後果以繼嗣不定。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。○楊氏曰。君之所不能。用。臣之所以繼嗣不定。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。

善夫子之言。而不知反求其所。以然。蓋悅而不擇者。齊之所以卒於亂也。

○子曰。片言可以

折獄者。其由也與。

折。之舌反。與。平聲。○片言。半言。折。斷也。子路忠信明決。故言出而人信服之。不待其辭之畢也。

子路無宿諾。

宿。留也。猶宿怨之宿。急於踐言。不留其諾也。記者因夫子之言。而記此。以見子

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。由其養之有素也。○尹氏曰。小邾射以一句繹奔魯。曰。使季路要我。吾無盟矣。千乘之國。不信其盟。而信子路之一言。其見信於人可知矣。一言而折獄者。信在言前。人自信之故也。不留諾。所以全其信也。

○子曰。聽訟。吾

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

范氏曰。聽訟者。治其末。塞其流也。正其本。清其源。則無訟矣。○

楊氏曰。子路片言可以折獄。而不知以禮遜為難。而以使民無訟為貴。故又記孔子之言。以見聖人不知以聽訟為難。而以使民無訟為貴。

○子張問政。子曰。居之無倦。行之以忠。居。謂

存諸心無倦。則始終如一。行謂發於事。以忠則表裏如一。程子曰。子張少仁。無誠心愛民。則必倦而不盡心。故告之以此。○子

曰。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

出重○子曰。君子成人之美。不成人之惡。小

人反是。成者。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。君子小人。所存既有厚薄之殊。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。故其用心不同如此。

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政者。正

也。子帥以正。孰敢不正。范氏曰。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。○胡氏曰。魯自中葉。政

由大夫。家臣效尤。據邑背叛。不正甚矣。故孔子以是告之。欲康子以正自克。而改三家之故。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。○季

康子患盜。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苟子之不

欲。雖賞之不竊。言子不貪欲。則雖賞民使之為盜。民亦知以不欲啓之。其旨深矣。○胡氏曰。季氏竊柄。康子奪嫡。

民之為盜。固其所也。蓋亦反其本耶。孔子○季康子問政

於孔子曰。如殺無道。以就有道。何如。孔子

對曰。子為政。焉用殺。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

子之德風。小人之德艸。艸上之風。必偃。於焉。

慶反。○尹氏曰。殺之為言。豈為人上之語哉。以身教者從。以言教者訟。

而況於○子張問。士何如。斯可謂之達矣。達者。達乎。

於人而行無子曰。何哉。爾所謂達者。蓋已知其發問

發之意。故反詰之。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。

子張對曰。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言名譽也。

子曰。是聞也。非達也。聞與達相似而不同。乃誠偽之所以分。學者不可不審也。故夫子既明辨之。下文又詳言之。

夫達也者。質直而好義。察言而觀色。慮以下人。在邦必達。在家必達。

夫音扶。下同。好。下皆去聲。○內主忠信。而所行合宜。審於接物。而卑以自牧。皆自修於內。不求人知之。事。然德修於己。而人信之。則所行自無窒礙。

夫聞也者。色取仁而行違。居之不疑。

在邦必聞。在家必聞。行去聲。○善其顏色以取於仁。而行實背之。又自以為是。而無所忌憚。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。故虛譽雖隆。而實德則病矣。○程子曰。學者須是務實。不要近名。有意近名。大本已失。更學何事。為名而學。則是

偽也。今之學者。大抵為名。為名與為利。雖清濁不同。然其利心則一也。尹氏曰。子張之學。病在乎不務實。故孔子告之。皆篤實之事。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。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。而差失有如此者。況後世乎。

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。曰。敢問崇德。脩慝。辨惑。

子曰。善哉問。先事後得。非

崇德與。攻其惡。無攻人之惡。非脩慝與。一朝之忿。忘其身。以及其親。非惑與。

子曰。與。平聲。○先

而後。獲也。為所當為。而不計其功。則德日積。而不自知矣。專於治己。而不責人。則已之惡。無所匿矣。知一朝之忿。為甚微。而禍及其親。為甚

大。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。樊遲粗鄙。近利。故告之以此三者。皆所以救其失也。○范氏曰。先事後得。上義而下利也。人惟有利之心。故德

惡之。愚於心者。脩者治而去之。

子曰。善哉問。先事後得。非

崇德與。攻其惡。無攻人之惡。非脩慝與。一朝之忿。忘其身。以及其親。非惑與。

子曰。與。平聲。○先

而後。獲也。為所當為。而不計其功。則德日積。而不自知矣。專於治己。而不責人。則已之惡。無所匿矣。知一朝之忿。為甚微。而禍及其親。為甚

不崇。惟不自省己過。而知人之過。故慝不修。感物而易動者。莫加於忿。忘其身。以及其親。惑之甚者也。惑之甚者。必起於細微。能辨之於早。則不

至於大惑矣。故懲○樊遲問仁。子曰。愛人。問知。子

曰。知人。上知字去聲。下同。○愛。樊遲未達。蓋以愛欲其周。而

而知有所擇。故疑。二者之相悖。爾。子曰。舉直。錯諸枉。能使枉者直。

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。而反相為用矣。如樊遲退。見子夏曰。

鄉也。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。舉直錯諸

枉。能使枉者直。何謂也。鄉。去聲。見賢遍反。○遲。以夫子

以能使枉者直之理。子夏曰。富哉言乎。歎其所包者廣。不止言知。舜有天

下。選於衆。舉臯陶。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。

選於衆。舉伊尹。不仁者遠矣。選。息戀反。陶。音遙。遠。

也。不仁者遠。言人皆化而為仁。不見有不仁者。若其遠去。爾。所謂使枉者直也。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。○程子曰。聖人之語。因

人而變化。雖若有淺近者。而其包含無所不盡。觀於此章。可見矣。非若

夫。又必欲知其方。不獨欲知其方。又必欲為其事。如樊遲之問。仁知也。

問諸子夏。然後有以知之。使學者之務實也如是。○子貢問

友。子曰。忠告而善道之。不可則止。無自辱

焉。告。工毒反。道。去聲。○友。所以輔仁。故盡其心以告之。善其說。以

曾子曰。君子以文會友。以友輔仁。講學以會友。則道益明。取

善以輔仁。則德日進。

論語卷之六終

論語卷之七

朱熹集註

子路第十三凡三十章

子路問政。子曰。先之。勞之。勞。如字。○蘇氏曰。凡民之行。以身先之。則不令而行。

凡民之事。以身勞之。則雖勤不怨。請益。曰。無倦。無。古本作毋。○吳氏曰。勇者喜於有為。而不能持久。故以

此告之。○程子曰。子路問政。孔子既告之矣。及請益。則曰。無倦而已。未嘗復有所告。姑使之深思也。○仲弓爲

季氏宰。問政。子曰。先有司。赦小過。舉賢才。

有司。衆職也。宰。衆職。然事必先之於彼。而後考其成功。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。過。失誤也。大者於事。或有所害。不得不懲。小者赦之。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。賢。有德者。才。有能者。舉。曰。焉。知賢才而舉。而用之。則有司皆得其人。而政益修矣。

之曰。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。人其舍諸。焉。於。處。反。舍。上。

聲○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。故孔子告之以此。程子曰。人各親其親。然後不獨親其親。仲弓曰。焉知賢才而舉之。子曰。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。人其舍諸。但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。推此義。只一心可以與邦。一心可以喪邦。只在公私之間。爾○范氏曰。不先有司。則君行臣職。廢矣。不赦小過。則下無全人矣。不舉賢才。則百職廢矣。失此三者。不可以為李氏宰。況天下乎。

○子路曰。衛

君待子而為政。子將奚先。此衛君謂出公輒也。此時也。此時也。

自楚反。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是時出公不父其父。而禰其祖。名實素矣。故孔子以正名為先。

謝氏曰。正名雖為衛君而言。然為政之道。皆當以此為先。子路曰。有是哉。子之迂

也。奚其正。迂。謂遠於事情。言非今日之急務也。子曰。野哉。由也。君子

於其所不知。蓋闕如也。野。謂鄙俗。責其不能。闕。疑而率爾妄對也。名不

正。則言不順。言不順。則事不成。楊氏曰。名不當。其實。則言不順。

言不順。則無以事不成。則體樂不興。禮樂不興。則

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。則民無所措手足。中。去聲。○

氏事曰。范得其序之謂禮。物得其和之謂樂。事不成。則無序而

不和。故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。則施之政事。皆失其道。故刑罰不中。故君

子名之。必可言也。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

其言。無所苟而已矣。程子曰。名實相須。一事苟。則其餘皆苟矣。○胡氏曰。衛世子蒯聵。恥其母南子之淫亂。欲殺之。不果。而出奔。靈公欲立公子郢。郢辭。公卒。夫人立之。又辭。乃立蒯聵之子輒。以拒蒯聵。夫蒯聵欲殺母。得罪於父。而輒據國以

拒父皆無父之人也。其不可有國也明矣。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。必將具其事之本末。告諸天王。請于方伯。命公子。而正之。則人倫正。天理得。名正言順。而事成矣。夫子告之。詳如此。而于路終不喻也。故事輒不去。卒死其難。徒知食焉不避。其難之為義。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也。

○樊遲請學稼。子曰。吾不如老圃。種五穀曰圃。樊遲出。子曰。

小人哉。樊須也。謂小人之事者也。孟子所

上好禮。則民莫敢不敬。上好義。則民莫敢不服。上好信。

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。則四方之民襁

負其子而至矣。焉用稼。好去聲。夫音扶。襁居又反。焉於虔反。○禮義信大人之事。

也。好義則事合宜。情誠實也。敬服。用情。蓋各以其類而應也。襁。織縷為之。以約小兒於背者。○楊氏曰。樊須遊聖人之門。而問稼圃。志則陋矣。辭而闕之。可也。待其出而後言。其非何也。蓋於其問也。自謂圃之不如。則拒之者至矣。須之學。疑不及此。而不能問。以三隅反矣。故不復及其既出。則懼其終不喻也。求老圃而學焉。○子曰。誦詩三百。授之以政。不達。使於四方。不能專

對。雖多亦爰以為。使去聲。○專。獨也。詩本人情。該物理。可下

○子曰。其身正。不令而行。其身不

正。雖令不從。○子曰。魯衛之政。兄弟也。周魯

公之後。衛康叔之後。本兄弟之國。而

是時衰亂。政亦相似。故孔子歎之。
○子謂衛公子荆

善居室。始有曰。苟合矣。少有曰。苟完矣。富

有曰。苟美矣。
也。言其循序而有節。不以下欲速。盡美。累其心。○

楊氏曰。務為全美。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。公子荆皆曰。苟而已。則不以外物為心。其欲易足故也。 ○子適衛。冉

有僕。子曰。庶矣哉。冉有曰。既庶矣。

又何加焉。曰。富之。曰。既富

矣。又何加焉。曰。教之。
富而不教。則近於禽獸。故必立學

斯民。立之司牧。而寄以三事。然自三代之後。能舉此職者。百無一二。漢之文明。唐之太宗。亦云庶且富矣。西京之教。無聞焉。明帝尊師重傅。臨

雍拜老。宗戚子弟莫不受學。唐太宗大召名儒。壇廣生員。教亦至矣。然而未知所以教也。三代之教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。言行政事皆可師法

彼二君者。 ○子曰。苟有用我者。期月而已可

也。三年有成。
期月。謂周一歲之月也。可者。僅辭。言綱紀布也。有成。治功成也。○尹氏曰。孔子歎當時莫能用

己也。故云然。愚按。史記此。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。 ○子曰。善人為邦百年。亦

可以勝殘去殺矣。誠哉是言也。
勝。平聲。去。上聲。○為。邦百年。言

相繼而久也。勝殘。化殘暴之人。使不為惡也。去殺。謂民化於善。可以不用刑殺也。蓋古有是言。而夫子稱之。程子曰。漢自高惠至於文景。黎民

醇厚。幾致刑措。庶乎其近之矣。○尹氏曰。勝殘去殺。不為惡而已。善人之功。如是若夫聖人。則不待百年。其化亦不止此。 ○子

曰。如有王者。必世而後仁。
王者。謂聖人受命而興也。三十年為一世。仁。謂教化

決也。程子曰。周自文武至於成王。而後禮樂興。即其效也。○或問三年必世。遲速不同。何也。程子曰。三年有成。謂法度紀綱有成。而化行也。漸而禮樂可興。所謂仁也。此非積久。何以能致。○子曰。苟正其身矣。於從政乎。何有。不能正其身。如正人何。○冉有退朝。子曰。何晏也。對曰。有政。子曰。其事也。如有政。雖不吾以。吾其與聞之。

朝。音潮。與。去聲。○冉。有時。為。季氏宰。季氏之私朝也。晏。晚也。政。國政事。家。事。以。用。也。禮。大夫雖不治事。猶得與聞國政。是時季氏專魯。其於國政。蓋有不下與同列議於公朝。而獨與三家臣謀於私室者。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。此必季氏之家事耳。若是國政。我嘗為大夫。雖不見用。猶當與聞。今既不聞。則是非國政也。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。○定公問。

一言而可以興邦。有諸。孔子對曰。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

之。幾。期也。詩曰。如幾如式。言一言之間。未可以如此。而必期其效。人之言。

曰。為君難。為臣不易。

易。去聲。○當。時有此言也。

如知為君之難也。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

因。此言而知為君之難。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。而無一事之敢忽。然則此言也。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。為定公言。故不及臣也。

曰。一言而喪邦。有諸。孔子對曰。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。予無樂乎為君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

喪。去聲。下同。樂音洛。○言他無所樂。惟樂此耳。

如其善而莫之違也。不

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。不幾乎一言

而喪邦乎。范氏曰。如不善而莫之違。則忠言不至於耳。君日驕而臣日諂。未有不喪邦者也。○謝氏曰。知為君之難。

則必敬謹以持之。惟其言而莫予違。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。邦未必違與喪也。而與喪之源分於此。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。

○葉公問政。音義並見。子曰。近者說。遠者來。

說音悅。○被其澤則說。聞其風則來。然必近者說。而後遠者來也。 ○子夏為莒父宰。問

政。子曰。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。見

小利則大事不成。父音甫。○莒父。魯邑名。欲事之速成。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。見小者之為利。則

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。○程子曰。子張問政。子曰。居之無倦。行之以忠。子夏問政。子曰。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子張常過高而未仁。子夏之病常在

近小。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。

○葉公語孔子曰。吾黨有直躬

者。其父攘羊。而子證之。語。去聲。○直躬。直身而行者。有因而盜曰攘。 孔

子曰。吾黨之直者異於是。父為子隱。子為

父隱。直在其中矣。為。去聲。○父子相隱。天理人情之至也。故不求為直。而直在其中。○謝氏曰。順

理為直。父不為子隱。子不為父隱。於理順邪。譬殺殺人。舜竊負而逃。濱海濱而處。當是時。愛親之心勝。其於直不直。何暇計哉。 ○樊

遲問仁。子曰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雖之

夷狄不可棄也。恭。主容。敬。主事。恭。見於外。敬。主乎中。之。夷狄。不可棄。勉其固守而勿失也。○程子曰。此是

徹上徹下語。聖人初無二語也。充之則辟而盜背。推而達之。則篤恭而天下平矣。胡氏曰。樊遲問仁者三。此最先。先難次之。愛人其最後乎。

○子貢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子曰。行已有恥。使於四方。不辱君命。可謂士矣。

聲○此其志有所不為。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。子貢能言。故以使其事告之。蓋為使之難。不獨貴於能言而已。 曰。敢問

其次曰。宗族稱孝焉。鄉黨稱弟焉。

弟。去聲。○此本立而材不足者。故為其次。 曰。敢問其次曰。言必信。行必果。硜硜

然。小人哉。抑亦可以為次矣。

行。去聲。硜。苦耕反。○果。必行也。硜。小石之堅確者。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。此其本末皆無足觀。然亦不害。曰。其為自守也。故聖人猶有取焉。下此。則市井之人。不復可為士矣。 曰。

今之從政者何如。子曰。噫。斗筭之人。何足

算也。筭。所交反。算。亦作筭。悉亂反。○今之從政者。蓋如魯三家之屬。噫。心不平聲。斗。量名。容十升。筭。竹器。容斗二升。斗。筭之人。言

鄙細也。算。數也。子貢之間。每下。故夫子以是警之。○程子曰。子貢之意。蓋欲為皎皎之行。聞於人者。夫子告之。皆篤實自得之事。 ○子

曰。不得中行而與之。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

取。狷者有所不為也。

狷音絹。○行。道也。狂者。志極高。而能自振拔。而有為也。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。猶可因其志節。而激厲裁

抑之。以進於道。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。○孟子曰。孔子豈不欲中道哉。不可必得。故思其次也。如琴張曾皙。牧皮者。孔子之所謂狂也。其志嚶

嚶。然曰。古之人。古之人。夷考其行。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。○子曰。不可得。欲之。得不屑。不潔之士。而與之。是狷也。是又其次也。 ○子曰。

南人有言曰。人而無恒。不可以作巫醫。善

夫。恒。胡登反。夫。音扶。○南人。南國之人。恒。常久也。巫。所以交鬼神。醫。所以寄死生。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。孔子稱其言而善之。

不恒其德。或承之羞。此易恒卦九三爻辭。承。進也。子曰。不占

而已矣。復加子曰。以別易文也。其義未詳。楊氏曰。君子於易。苟玩其占。則知無常之取羞矣。其為無常也。蓋亦不占而已矣。

子曰。君子和而不同。小人同而不

和。和者。無乖戾之心。同者。有阿比之意。○尹氏曰。君子尚義。故有不同。小人尚利。安得而和。○子貢問

曰。鄉人皆好之。何如。子曰。未可也。鄉人皆

惡之。何如。子曰。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

好之。其不善者惡之。好。惡。並去聲。○一鄉之人。宜有公論矣。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。

也。故善者好之。而惡者不好。則必其有苟合之行。惡者惡之。而善者不好。則必其無可好之實。○子曰。君子

易事而難說也。說之不以道。不說也。及其

使人也。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。說之雖

不以道說也。及其使人也。求備焉。易。去聲。說。音悅。○器之。謂

隨其材器而使之也。君子之心公而恕。小人之心私而刻。天理人欲之間。每相反而已矣。○子曰。君子泰

而不驕。小人驕而不泰。君子循理。故安舒而不。○

子曰。剛毅。木訥。近仁。程子曰。木者。質樸。訥者。遲鈍。四者

不。屈。於。物。欲。木。訥。則。不。至。於。外。馳。故。近。仁。○子路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

士矣。子曰：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

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胡氏曰：切切，懇到也。偲偲，詳勉也。怡怡，和悅也。皆子

路所不足，故告之，又恐其混於所施，則兄弟有 ○子曰：善人

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教民者，教之以孝弟忠信

也。戎，兵也。民知親其上，死其長，故可以即戎。○程子曰：七年云者，聖人

度其時可矣。如下云：期月三年，百年一世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之類，皆當

思其作為，如 ○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用也。言用不教之民以戰，必有敗亡之禍，是棄其民也。

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：此篇疑原憲所記，凡四十七章。

憲問恥。子曰：邦有道，穀，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。原憲

思名穀，祿也。邦有道，不能為，邦無道，不能獨善，而但知食祿，皆可恥也。憲之狷介，其於邦無道，穀之可恥，固知之矣。於邦有道，穀之可恥，則

未必知也。故夫子因其問而並言之。以 ○克伐怨欲不行

焉，可以為仁矣。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。克，自矜也。伐，自矜也。怨，忿恨也。欲，貪欲也。子曰：可

以為難矣。仁則吾不知也。有是四者，而能制之，使不

渾然，自無四者之累，不行不足以言之也。○程子曰：人而無克伐怨欲，

惟仁者能之，有之能制，其情使不行，斯亦難能也。謂之仁，則未也。此聖

人開示之深，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。或曰：四者不行，固不得為仁矣。然

其所以求仁之功。益親切而無悖漏矣。

○子曰。士而懷居。不足以爲

士矣。居。謂意所便安處也。

○子曰。邦有道。危言危行。邦

無道。危行言孫。

行。孫。並去聲。○危。高峻也。孫。卑順也。尹氏曰。君子之持身。不可變也。至於言。則有時而不

敢盡。以避禍也。然則爲國者。使士言孫。豈不殆哉。

○子曰。有德者必有言。有

言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。勇者不必有仁。

有德者。和順積中。英華發外。能言者。或便佞口給而已。仁者。心無私累。見義必爲。勇者。或血氣之強而已。○尹氏曰。有德者必有言。徒能言者

未必有德也。仁者志必勇。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。

○南宮适問於孔子曰。羿

善射。奡盪舟。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

有天下。夫子不答。南官适出。子曰。君子哉

若人。尙德哉若人。

○适。古活反。羿。音詣。稷。五報反。盪。土浪反。○南宮适。即南容也。稷。有窮之君。善射。

滅夏后相而篡其位。其臣寒浞。又殺羿而代之。稷。春秋傳作澆。浞之子也。力能陸地。行舟后爲夏后少康所誅。禹平水土。暨稷播種。身親稼穡

之事。禹受舜禪而有天下。稷之後。至周武王亦天下。适之意。蓋以羿

此。可謂君子之人。而有尙德之心矣。○子曰。君子而不

此。可以不與。故俟其出而贊美之。

仁者有矣夫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

夫。音扶。○謝氏曰。君子志

於仁矣。然毫忽之間。心不在焉。則未免爲不仁也。

○子曰。愛之能勿勞乎。忠

焉能勿誨乎。

○蘇氏曰。愛而勿勞。禽犢之愛也。忠而勿誨。婦寺之忠也。愛而知勞之。則其爲愛也深矣。忠而知

諄也。則其為○子曰。為命。裨諶。草創之。世叔討

論之。行人子羽脩飾之。東里子產潤色之。

裨諶之反。諶。時林反。○裨。諶以下四人。皆鄭大夫。草。略也。創。造也。謂造為草藁也。世叔。游吉也。春秋傳作子太叔。討。尋究也。論。講議也。行人。掌

使之官。子羽。公孫揮也。脩飾。謂增損之。東里。地名。子產所居也。潤色。謂加以文采也。鄭國之為辭命。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。詳審精密。各盡所

長。是以應對諸侯。鮮有敗事。孔子言此。蓋善之也。○或問子產。子曰。惠人也。

子產之政。不專於寬。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。故孔子以為惠人。蓋舉其重而言也。問子西。曰。彼哉

彼哉。子西。楚公子申。能遜楚國。立昭王。而改紀其政。亦賢大夫也。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。昭王欲用孔子。又沮止之。其後卒召

白公。以致禍亂。則其為人可知矣。彼哉者。外之之辭。問管仲。曰。人也。奪伯氏

駢邑三百。飯蔬食。沒齒無怨言。

地名。齒。年也。蓋桓公奪伯氏之邑。以與管仲。伯氏自知已罪。而心服管仲之功。故窮約以終身。而無怨言。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。而富人莫

之敢拒者。即此事也。○或問管仲子產孰優。曰。管仲之德。不勝。○子其才。子產之才。不勝其德。然於聖人之學。則鑒乎其未有聞也。○子

曰。貧而無怨難。富而無驕易。

富。去聲。○處貧難。處富易。人之常情。然人

當勉其難。而不當忽其易也。○子曰。孟公綽為趙魏老。則優

不可以為滕薛大夫。

公綽魯大夫。趙魏。晉卿之家。老家。小政繁。大夫位高。貴重。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。而短於才者也。○楊

氏曰。知之弗豫。任其才而用之。則為棄人矣。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。言此。則孔子之用人。可知矣。○子路問

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
 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
 爲成人矣。卞。去聲。○成人猶言全人。武仲。魯大夫。名紇。莊子。魯
 而文。見乎外。則材全德備。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。中正和樂。粹然無
 復偏倚駁雜之蔽。而其爲人也亦成矣。然亦之爲言。非其至者。蓋就子
 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。若論其至。則非聖人之盡人道。不足以語此。
 曰。今之成人者何必然。見利思義。見危授
 命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亦可以爲成人矣。
復加。曰。字者。既答而復言也。授命。言不愛其生。持以與人。也。久要。舊約
 也。平生。平日也。有是忠信之實。則雖其才。知禮樂有所未備。亦可以爲

成人之次也。○程子曰。知之明。信之篤。行之果。天下之達德也。若孔子
 所謂成人。亦不出此三者。武仲。知也。公綽。仁也。卞。莊子。勇也。冉求。藝也。
 須是合此四人之能。文之以禮樂。亦可以爲成人矣。然而論其大成。則
 不止於此。若今之成人。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。則又其次者也。又曰。臧
 武仲之知。非正也。若文之以禮樂。則無不正矣。又曰。語成人之名。非聖
 人孰能之。孟子曰。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如此方可稱成人之名。胡
 氏曰。今之成人以下。乃子路之言。蓋不復聞斯。○子問公叔
 文子於公明賈曰。信乎。夫子不言不笑。不
 取乎。公叔文子。衛大夫公孫枝也。公明賈。名亦衛人。文子
 爲人。其詳不可知。然必廉靜之士。故當時以三者稱之。公
 明賈對曰。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。人
 不厭其言。樂然後笑。人不厭其笑。義然後

取。人不厭其取。子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厭者。苦。其多而。

惡之之辭。事適其可。則人不厭。而不覺其有是矣。是以稱之。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。然此言也。非禮義充溢於中。得時措之宜者。不能。

文子雖賢。疑未及此。但君子與人爲善。不欲正言其非也。故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蓋疑之也。 ○子曰。臧武

仲以防求爲後於魯。雖曰不要君。吾不信

也。要。平聲。防。地名。武仲所封邑也。要有挾而求也。武仲得罪奔邾。自邾如防。使請立後而避邑。以示若不得請。則將據邑以叛。是要

君也。范氏曰。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。武仲之邑受之於君。得罪出奔。則立後在君。非已所得專也。而據邑以請。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。楊氏

曰。武仲卑辭請後。其跡非要君者。而意實要之。夫子之言。亦春秋誅意之法也。 ○子曰。晉文公譎

而不正。齊桓公正而不譎。譎。古穴反。晉文公。名重耳。齊桓公。名小白。譎。詭也。

二公皆諸侯盟主。攝夷狄以尊周室者也。雖以其力假仁。心皆不正。然桓公伐楚。仗義執言。不由詭道。猶爲彼善於此。文公則伐衛。以致楚。而

陰謀以取勝。其譎甚矣。二君他事。亦多類此。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。 ○子路曰。桓公殺公

子糾。召忽死之。管仲不死。曰未仁乎。糾。居黜反。召。音

邵。按春秋傳。齊襄公無道。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。及無知弑襄公。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。魯人納之。未克。而小白入。是爲桓公。使管

殺子糾而請管仲。召忽死之。管仲請囚。鮑叔牙言於桓公。子糾。桓公以爲相。子路疑管仲忘君事。忍心害理。不得爲仁也。 子曰。桓

公九合諸侯。不以兵車。管仲之力也。如其

仁。如其仁。九。春秋傳作糾。督也。古字通用。不以兵車。言不假威

仲雖未得爲仁人。而其利澤及人。則有仁之功矣。 ○子貢曰。管仲非仁者。與

桓公殺公子糾。不能死。又相之。

與平聲。相去聲。○子貢意不死

猶可相之。則已甚矣。

子曰。管仲相桓公。霸諸侯。一匡天

下。民到于今受其賜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

衽矣。

被。皮寄反。衽。而審反。○霸。與伯同。長也。匡。正也。奪。周室。攘。夷。狄。皆所以正天下也。微。無也。衽。衺衺也。被髮左衽。夷狄之俗也。

也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。自經於溝瀆

而莫之知也。

諒。小信也。經。縊也。莫。之。知。人不知也。後漢書引此文。莫字上有人字。○程子曰。桓公。兄也。子糾

弟也。仲私於所事。輔之以爭國。非義也。相公殺之。雖過。而糾之死。實當。仲始無之。同謀。遂與之同死。可也。知輔之爭。為不義。將自免。以圖後功。

亦可也。故聖人不責其死。而稱其功。若使桓弟而糾兄。管仲所輔者正。桓奪其國而殺之。則管仲之與桓。不可同世之讐也。若計其後功。而與

其事。桓。聖人之言。無乃害義之甚。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。如唐之王。珪。魏徵。不死。建成之難。而從太宗。可謂善於義矣。後雖有功。何足贖哉。

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。故聖人獨稱其功。王魏先有罪。而後有功。則不以相掩可也。

○公叔文子之

臣大夫僎。與文子同升諸公。

僎。士免反。○臣。家臣。公。公朝。謂薦之與己。

同進為公子。子聞之。曰。可以為文矣。

文者。順理而成章之謂。諡法。亦有所謂錫之

民爵位。曰文者。○洪氏曰。家臣之賤。而引之使與己並。有三善焉。知人。一也。忘己。二也。事君。三也。

○子言衛

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。夫如是。奚而不喪。

夫。音扶。喪。去聲。夫喪。失位也。

孔子曰。仲叔圉治賓客。祝鮀治

宗廟。王孫賈治軍旅。夫如是。奚其喪。

仲叔圉。即孔文。

子也。三人皆衛臣。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。靈公用之。又各當其才。○尹氏曰。偷靈公之無道。宜喪也。而能用此三人。猶足以保其國。而況有道之君。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。○子曰。其言之不怍。則

為之也難。大言不慙。則無必為之志。而不自為之也。○陳成子

弑簡公。成子。齊大夫。名恒。簡公。齊君。○孔子沐浴而朝。

告於哀公曰。陳恒弑其君。請討之。○朝。音潮。○是

居魯。沐浴。齊戒。以告君。重其事。而不致忽也。臣弑其君。人倫之大變。天

理所不容。人人得而誅之。況鄰國乎。故夫子雖已告老。而猶請哀公討之。○公曰。告夫三子。夫音扶。下告夫同。○三子。三家也。時政

孔子曰。以吾從大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君

曰。告夫三子者。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。君乃不能自命

三子而使。之。三子告不可。孔子曰。以吾從大

夫之後。不敢不告也。有無君之心。實與陳氏聲勢相倚。

故沮其謀。而夫子復以此應之。其所警之者深矣。○程子曰。左氏記

此非孔子之言。誠若此言。是以力不以義也。若孔子之志。必將正名。其

罪。上告天子。下告方伯。而率與國以討之。至於所以勝齊者。孔子之餘

事也。豈計魯人之眾寡哉。當是時。天下之亂極矣。因是足以正之。周室

舉。先發後討。可也。○子路問事君。子曰。勿欺也。而犯之。○子

曰。君子上達。小人下達。

君子循天理。故日進乎高明。小人徇人欲。故日究乎汗下。

○子曰。古之學者為己。今之學者為人。

去為。

聲○程子曰。為己。欲得之於己也。為人。欲見知於人也。○程子曰。古之學者為己。其終至於成物。今之學者為人。其終至於喪己。愚按聖賢論學者。用心得失之際。其說多矣。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。於此明辨而日省之。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。○蘧伯

王。使人於孔子。

使。去聲。下同。○蘧伯王。衛大夫。名瑗。孔子居衛。嘗主於其家。既而反魯。故伯玉使人

也。孔子與之坐而問焉。曰。夫子何為對曰。

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使者出。子曰。使

乎。使乎。與之坐。敬其主以及其使也。夫子指伯玉也。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。則其省身克己。常若不及之意。可見矣。使者

之言。愈自卑約。而其主之賢益彰。亦可謂深如君子之心。而善於辭令者矣。故夫子再言使乎。以重美之。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。蓋其進德之功。老而不

徐。是以踐履篤實。光輝宣著。不惟使者知之。而夫子亦信之也。○

子曰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

出重

○曾子曰。君

子思不出其位。

此艮卦之象辭也。曾子蓋嘗稱之。記者因其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。○范氏曰。物各止

其所。而天下之理得矣。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。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。○子曰。君子恥其

言而過其行。行。去聲。○恥者。不敢盡

○子曰。君子

道者三。我無能焉。仁者不憂。知者不惑。勇

者不懼。知去聲。○自。道言也。猶

云謙辭。○尹氏曰。成德以仁為先。進學以知為先。故夫子之言。其序有不同者。以此

○子貢方人。子

曰賜也。賢乎哉。夫我則不暇。

夫音扶。○方。比方也。而

較其短長。雖亦窮理之事。然專務為此。則心馳於外。而所以自治者。疎矣。故褒之。而疑其辭。復自貶以深抑之。○謝氏曰。聖人責人。辭不迫切。

而意已獨

○子曰。不患人之不知。患其不

能也。

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。一言而重出也。文小異者。屢言而各出也。此章凡四見。而文皆有異。則聖人於此一章。蓋屢言之。

其丁寧之意

○子曰。不逆詐。不億不信。抑亦先

覺者。是賢乎。

逆。未至而迎之也。億。未見而意之也。詐。謂人欺。已不信。謂人疑已。抑。反語。言雖不逆。不億。而

於人之情偽。自然先覺。乃為賢也。○楊氏曰。君子一於誠而已。然未有不誠而不可見者。故雖不逆詐。不億不信。而常先覺也。若夫不逆不億。而卒

為小人所罔焉。斯亦不足觀也已。

○微生畝謂孔子曰。丘何為是

栖栖者與。無乃為佞乎。

與。平聲。○微生。姓。畝。名也。畝。名呼夫子而辭甚佞。蓋有齒

德而隱者。栖栖。依依也。為佞。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。

孔子曰。非敢為佞也。疾

固也。

疾。惡也。固。執一而不通也。聖人之於達。尊禮恭而直如此。其警之亦深矣。

○子曰。驥不

稱其力。稱其德也。

驥。善馬之名。德。謂調良也。○尹氏曰。驥雖有力。其稱在德。人有才而無德。則亦

奚足

○或曰。以德報怨。何如。

或人所稱。今見老子尚哉。○子書德。謂恩惠也。

曰。何以報德。言於其所怨。既以德報之矣。則人

以直報

怨。以德報德。

於其所怨者。愛憎取舍。一以至公而無私。所謂直也。於其所德者。則必以德報之。不可忘也。○

或人之言。可謂厚矣。然以聖人之言觀之。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。而怨德之報。皆不得其平也。必如夫子之言。然後二者之報。各得其所。然怨有不驩。而德無不報。則又未嘗不厚也。此章之言。明白簡約。而其指意曲所反復。如造化之簡易。易知而微妙無窮。學者所宜詳玩也。

○子曰。莫我知也夫。夫音扶。○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。子貢曰。

何為其莫知子也。子曰。不怨天。不尤人。下

學而上達。知我者其天乎。不得於天而不怨天。不尤人。但知下學

而自然上達。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。循序漸進耳。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。然深味其語意。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。而天獨知之之妙。蓋

在孔門。惟子貢之智。幾足以及此。故特語以發之。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。○程子曰。不怨天。不尤人。在理當如此。又曰。下學上達。意在言表。又

曰。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。乃學之要。蓋凡下學人。○公伯察

事。便是上達天理。然習而不察。則亦不能以上達矣。

愬子路於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曰。夫子固
有惑志於公伯察。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音朝

潮。○公伯察。魯人。子服氏。景伯魯大夫。子服何也。夫子指季孫。言其有疑於察之言也。肆。陳尸也。言欲誅察。子曰。道

之將行也。與命也。道之將廢也。與命也。公

伯察其如命何。與。平聲。○謝氏曰。雖察之愬行。亦命也。其實察無如之何。愚謂言此。以曉景伯。安子路。而

警伯察耳。聖人於利害之際。○子曰。賢者辟世。辟去聲。下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。

無道而隱。若伯夷。太公是也。其次。辟地。去。亂國。適治邦。其次。辟色。禮貌衰。而去。其

次。辟言。有違言而後去也。○程子曰。四者雖以大小。小次第言之。然非有優劣也。所遇不同耳。○子曰。

作者七人矣。季氏曰。作起也。言起而隱去者。今七人矣。不可知其誰何。必求其人。以實之。則鑿矣。○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。奚自。子路曰。自孔

氏。曰。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。與。與平聲。石門地名。晨門。掌晨

啓門。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。自從也。問其何所從來也。胡氏曰。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。故以是譏孔子。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。無不可為之時。

○子擊磬於衛。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

者。曰。有心哉。擊磬乎。荷去聲。磬。樂器。荷。擔也。蕢。草器也。此荷蕢者。亦隱士也。聖人之心。

既而曰。鄙哉。硜硜乎。莫已

知也。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。淺則揭。硜硜乎。莫已

未嘗忘天下。此人聞其磬聲。而知之。則亦非常人矣。既而曰。鄙哉。硜硜乎。莫已知也。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。淺則揭。硜硜乎。莫已音紀。

餘音以揭。世例反。○硜硜。石聲。亦專崔之意。以衣涉水。日厲。搯衣涉水。曰揭。此兩句。衛風。匏有苦葉之詩也。譏孔子。人不知己。而不止。不能適

淺深。子曰。果哉。末之難矣。果哉。歎其果於忘世也。末。猶

一家。中國猶一人。不能一日忘也。故聞荷蕢之言。而歎其果於忘世。且言人之出處。若但如此。則亦無所難矣。○子張

曰。書云。高宗諒陰。三年不言。何謂也。高宗。商

也。諒陰。天子居喪之名。未詳其義。子曰。何必高宗。古之人皆然。君

薨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。三年。言君薨。則諸侯

攝己職。冢宰。大宰也。百官聽於冢宰。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。○胡氏曰。位有貴賤。而生於父母。無以異者。故三年之喪。自天子達於庶人。子張

非疑此也。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。則臣下無所稟令。禍亂或由此起也。孔子告以聽於冢宰。則禍亂非所憂矣。○子曰。

上好禮則民易使也。好。易。皆去聲。○謝氏曰。禮達而分定。故民易使。 ○子

路問君子。子曰。脩己以敬。曰。如斯而已乎。曰。脩己以

安。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。堯舜其猶病諸。已。脩

以敬。夫子之言至矣。盡矣。而子路少之。故再以其充積之盛。自然及物者。告之。無他道也。人者對己而言。百姓則盡乎人矣。堯舜猶病。言不可

以有加於此。以抑子路。使一反求諸近也。蓋聖人之心無窮。世雖極治。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。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。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。

若曰。吾治已足。削非所以為聖人矣。○程子曰。君子脩己以安百姓。為

靈畢至矣。此禮信達順之道。聰明 ○原壤夷俟。子曰。幼

而不孫。弟長而無述焉。老而不死。是為賊。

以杖叩其脛。孫。弟。並去聲。長。上聲。叩。音口。脛。其定反。○原壤。

法之外者。夷。踴踞也。俟。待也。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。述。猶稱也。賊者。害人之名。以其自幼至老。無一善狀。而久生於世。徒足以敗常亂

俗。則是賊而已矣。脛。足骨也。孔子既責之。而 ○闕黨童子將

命。或問之曰。益者與。與。平聲。○闕黨。黨名。童子未冠者

此童子學有進益。故孔子 子曰。吾見其居於位也。見

其與先生竝行也。非求益者也。欲速成者

也。禮。童子當隅坐。隨行。孔子言。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。非能求益。但欲速成一爾。故使之給使令之役。觀長少之序。習揖遜之容。蓋所以

抑而教之。非寵而異之也。

論語卷之七終

論語卷之八

朱熹集註

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。

衛靈公問。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俎豆之事。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。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陳。去聲。○陳。謂軍師行伍之列。俎。豆。禮器。尹氏曰。衛靈公無道之君也。復有志於戰伐之事。故答以未學而去之。在陳絕糧。從者病。莫能興。從。去聲。○孔子去衛適陳。興。起也。子路愠見曰。君子亦有窮乎。子曰。君子固窮。小人窮斯濫矣。見。賢遍反。○何氏曰。濫。溢也。言君子固有窮時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。程子曰。固窮者。固守其窮。亦通。

○愚謂聖人當行而行。無所顧慮。處困而亨。無所怨悔。於此可見。覺者宜深味之。

○子曰。賜也。女

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。女音汝。識音志。與平聲。下同。○子貢之學多而能識

矣。夫子欲其知所發之。故問以發之。對曰。然。非與。功至而亦將有得也。蓋其積學曰。

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說見第四篇。然彼以行言。而此以知言。觀而盡識。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。然聖人豈務博者哉。如天之於衆

形。匪物物刻而雕之也。故曰。子一以貫之。德輶如毛。毛猶有倫。上天之

載。無聲無臭。至矣。尹氏曰。孔子之於曾子。不待其問而直告之。以此。曾

子復深喻之。曰。唯。若子貢。則先發其疑。而後告之。而子貢終亦不能如

曾子之唯也。二子所學之淺深。於此可見。愚按。夫子之於子貢。屢有以○子曰。由。知德者鮮矣。鮮。上聲。○由。呼子路之名。而

者。非己有之。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。○自一○子曰。無為

而治者。其舜也與。夫何為哉。恭己正南面

而已矣。與。平聲。夫音扶。○無為而治者。聖人德盛而民化。不待其

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。恭己者。聖人敬德○子張問行。猶問

也。○子張問行。猶問子曰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雖蠻貊之邦行矣。

言不忠信。行不篤敬。雖州里行乎哉。行篤。行

去聲。猶亡百反。○子張意在得行於外。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。猶立。

則見其參於前也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

夫然後行。

毋往參焉之參音扶。其者指志信篤敬而言。參讀如下。毋往參焉之參音扶。其者指志信篤敬而言。參讀如下。

篤敬。念不忘。隨其所。在。常若有見。雖欲項刻離之。而不可得。然後一言一行。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。而變貊可行也。

子張

書諸紳。

紳。大帶之垂者。書之。欲其不忘也。○程子曰。學要鞭辟近中。裏著己而已。博學而篤志。切問而近思。言忠信。行篤敬。立則見其參於前。在則見其倚於衡。即此是學。質美者明得盡。查滓便渾化。却與天地同體。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。反其至則一也。

○子曰。直哉史魚。邦有道如矢。邦無道如

矢。

史。官名。魚。衛大夫。名鱣。如矢。言直也。史魚自以不能進。賢退不肖。既死。猶以尸諫。故夫子稱其直。事見家語。

君子

哉。蘧伯玉。邦有道則仕。邦無道則可卷而

懷之。

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。故曰君子。卷。收也。懷。藏也。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。不對而出。亦其事也。○楊氏曰。史魚之

直。未盡君子之道。若蘧伯玉。然後可免於亂世。若史魚之如矢。則雖欲卷而懷之。有不可得也。

○子曰。可與

言而不與之言。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。

失言。知者不失人。亦不失言。

士仁人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

有志之士。仁人。則成德之人也。理當死而求生。則於其心有不安矣。是害其心之德也。當死而死。則心安而德全矣。○程子曰。實理得之於心。

自別。實理者。實見得是。實見得非也。古人有捐軀。隕命者。若不實見得。惡能如此。須是實見得。生不重於義。生不安於死也。故有殺身以成仁。

者。只是成。就。一箇是而已。○子貢問為仁。子曰。工欲善其事。

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

友其士之仁者。

賢以事言。仁以德言。夫子嘗謂子貢悅不以成其德也。故夫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。○顏淵問為邦。顏子

問仁也。故夫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。○顏淵問為邦。顏子

之才。故問治天下之道。曰為邦者。謙辭。○子曰。行夏之時。

夏時。謂以斗柄初首也。天開於子。地闢於丑。人生於寅。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。皆可以為歲首。而三代迭用之。夏以寅為正。商以丑為正。周以子為正也。

然時以作事。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。故孔子嘗曰。吾得夏時焉。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。蓋取其時之正。與其令之善。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。

也。乘殷之輅。

輅。音路。亦作路。○商輅。木輅也。輅者。大車之名。古者以本為車。而巳。至商而有輅之名。蓋始異其制也。

也。周人飾以金玉。則過侈而易敗。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。而等威已辨。為質而得其中也。服周之冕。

周冕。周祭服之冠也。冠上有覆。前後有旒。黃帝以來。蓋已有之。而制度儀等。至周始備。然其為物。小而加於衆體之上。故雖華而不為靡。雖費而不及

奢。夫子取之。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。樂則韶舞。

人鄭聲淫。佞人殆。

遠去聲。○放謂禁絕之。鄭聲。鄭國之音。佞人。卑諂給之人。殆。危也。○程子曰。

問政多矣。惟顏子告之。以此蓋三代之制。皆因時損益。及其久也。不能無弊。周衰。聖人不作。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。立萬世常行之道。發此以

為之兆。爾。由是求之。則餘皆可考也。張子曰。禮樂治之法也。放。鄭聲。遠佞人。法外意也。一日不謹。則法壞矣。虞夏君臣。更相戒飭。意蓋如此。又

曰。法立而能守。則德可久。業可大。鄭聲。佞人之作。春秋。蓋此意也。故故。選之。尹氏曰。此所謂百玉不易之大法。孔子之作春秋。蓋此意也。孔顏雖

不得行之於時。然其為治之法。可得而見矣。○子曰。人無遠慮。必有近

憂。蘇氏曰。人之所履者。容足之外。皆為無用之地。而不

已矣乎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好。去聲。○已矣乎。歎其終

不得而見之也。○子曰。臧文仲其竊位者與。知柳下

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者。與之與。平聲。○竊位。言不稱其位。而有愧於心。如盜得而陰據之。

也。柳下惠。魯大夫。展獲字禽。食邑柳下。諡曰惠。與立。謂與之並立於朝。范氏曰。臧文仲為政於魯。若不知賢。是不明也。知而不舉。是蔽賢也。不

明之罪小。蔽賢之罪大。故孔子以為不仁。又以為竊位。○子曰。躬自厚而薄責

於人。則遠怨矣。遠。去聲。○貴己厚。故身益脩。責人薄。故人易從。所以入不得而怨之。○子

曰。不曰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吾末如之何也。

已矣。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熟思而審處之辭也。○子曰。羣居

終日。言不及義。好行小慧。難矣哉。好。去聲。○小慧。私智也。言

不及義。則放辟邪侈之心滋。好行小慧。則行險僥倖之機熟。難矣哉者。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。○子曰。君

子義以為質。禮以行之。孫以出之。信以成

之。君子哉。孫。去聲。○義者。制事之本。故以為質。幹而行之。必有節文。出之必以退遜。成之必在誠實。乃君子之道也。

○程子曰。義以為質。如質幹然。禮行此。孫出此。信成此。四何只是一事。以義為本。又曰。敬以直內。則義以方外。義以為質。則禮以行之。孫以出

之。信以成之。○子曰。君子病無能焉。不病人之不

已知也。○子曰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

范氏曰。君子學以為己。不求人知。然沒世而名不稱焉。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。○子曰。君子求諸

己。小人求諸人。謝氏曰。君子無不反求諸己。小人反是。此君子所以分也。○楊氏曰。君子雖不

病人之不已。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。雖疾沒世而名不稱。然所以求者亦反。諸已而已。小人求諸人。故違道干譽。無所不至。三者文不相蒙。而義實相足。亦記言者之意。○子曰。君子矜而不爭。羣而不

黨。莊以特己曰矜。然無乖戾之心。故不爭。和以處衆曰羣。然無阿比之意。故不黨。○子曰。君子不

以言舉人。不以人廢言。○子貢問曰。有一

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。子曰。其恕乎。己

所不欲勿施於人。推己及物。其施不窮。故可以終身行之。知要矣。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。推而極之。雖聖人之無我。不出乎此。終身行之。不亦宜乎。○子曰。吾之於

人也。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。其有所試矣。

譽。平聲。○毀者。稱人之惡。而損其真譽者。揚人之善。而過其實。夫子無是也。然或有所譽者。則必嘗有以試之。而知其將然矣。聖人善善之速

而無所苟如此。若其惡。則已緩矣。是斯民也。三代之所

以直道而行也。斯民者。今此之人也。三代。夏商周也。直道。無私曲也。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。蓋以此

此民。即三代之時。所以善其善。惡其惡。而無所私曲之民。故我今亦不

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。○尹氏曰。孔子之於人也。豈有意於毀譽之哉。

其所以譽之者。蓋試而知其美。故也。斯民也。○子曰。吾猶及

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。借人乘之。今亡已夫。亡。音無。夫。音扶。○楊氏曰。史闕文。馬借人。此二事。孔子猶及見之。今亡矣。夫。悼時之益偷也。愚謂此必有為而言。蓋雖細故。而時變之大者。可

知矣。○胡氏曰。此章義疑。不可強解。○子曰。巧言亂德。小不忍則亂

大謀。巧言。變亂是非。聽之使人喪其所守。小不忍。如婦人之仁。匹夫之勇。皆是。 ○子曰。衆惡

之必察焉。衆好之必察焉。好。惡並去聲。○楊氏曰。惟仁者能好惡人。衆好惡之

而不察。則或蔽於私矣。 ○子曰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。弘。廓而大之也。

人外無道。道外無人。然人心有覺。而道體無爲。故人能大其道。道不能大其人。也。○張子曰。心能盡性。人能弘道也。性不知檢其心。非道弘人

也。 ○子曰。過而不改。是謂過矣。過。而能改。則復於

過。遂成。而將不及。改矣。 ○子曰。吾嘗終日不食。終夜不寢。

以思。句 無益。句 不如學也。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。蓋勞心以必求。不如遜志而

自得也。李氏曰。夫子非思而不學者。特垂語以教人爾。 ○子曰。君子謀道不謀

食。耕也。餒在其中矣。學也。祿在其中矣。君

子憂道不憂貧。餒。奴罪反。○耕。所以謀食。而未必得食。學。所

而已。非爲憂貧之故。而欲爲是以得祿也。○尹氏曰。君子治其本。而不恤其末。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。 ○子曰。知

及之。仁不能守之。雖得之。必失之。知。云聲。○知。足以知此理。

而私欲間之。則無以有之於身矣。 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不莊以涖之。

則民不敬。涖。臨也。謂臨民也。知此理。而無私欲以間之。則所知者。在我而不失矣。然猶有不莊者。蓋氣習之偏。或有

厚於內。而不嚴於外者。是以民不見其可畏。而慢易之。下句放此。 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莊

以涖之。動之不以禮。未善也。動之。動民也。猶曰。致舞而作與之。云爾。禮

謂義理之節文。○愚謂學至於仁。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。滋之不莊。動之不以禮。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。然亦非盡善之道也。故夫子歷言之。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。○子曰。君子不可小知而不可大受也。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此言觀人之法。知我知之也。受彼所受也。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。而材德足以任重。小人雖器量淺狹。而未必無一長可取。

○子曰。民之於仁也。甚於水火。水火。吾見蹈而死者矣。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民之於水火。所賴以生。不可一日無。其於仁亦然。但水火外物。而仁在己。無水火不過害人。而不仁則失其心。是仁有甚於水火。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。况水火或有時而殺。

人。仁則未嘗殺人。亦可憚而不為哉。李氏曰。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。下章放此。○子曰。當仁不讓。仁在己。無所與遜。若善名在外。則不可不遜。

於師。當仁。以仁爲己任也。雖師亦無所遜。言當勇往而必爲也。蓋仁在己。無所與遜。若善名在外。則不可不遜。○子曰。君子貞而不諒。貞。正也。諒。則不擇是非。而必於信。

○子曰。事君敬其事。而後其食。後。與後獲之後同。食。祿也。君子之仕也。有官守者脩其職。有言責者盡其忠。皆以敬吾之事而已。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。

○子曰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爲。去聲。○不同。如類之。○子曰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善惡邪正之類。如曰有教無類。人性皆善。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。氣習之染也。故君子有教。則人皆可以復善。而不當復論其類之。

○子曰。辭達而已矣。辭取達意而止。不以富麗爲工。○師冕見。及階。子曰。階也。及席。子曰。席也。皆坐。子告

之曰。某在斯。某在斯。見賢遍反。師樂師。賢者。冕名。再言某在斯。歷舉在坐之人。以詔之。

師冕出。子張問曰。與師言之道與。與平聲。於夫門學者。於夫

子之一言一動。無不存心。省察如此。子曰。然固相師之道也。相去聲。古相助也。古

者。譬必有相。其道如此。蓋聖人於此。非作意而為之。但盡其道而已。尹氏曰。聖人處己為人。其心一致。無不盡其誠。故也。有志於學者。求聖

人之心。於斯亦可見矣。范氏曰。聖人不侮鰥寡。不虐無告。可見於此。推之天下。無一物不得其所矣。

季氏第十六 為洪氏曰。此篇或以為齋論。凡十四章。

季氏將伐顓臾。顓音專。臾音俞。顓臾國名。魯附庸也。冉有季路見

於孔子曰。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左傳。史記。二子

仕季氏。不同時。此云爾者。疑子路嘗從孔子。自衛反魯。再仕季氏。不久而復之衛也。孔子曰。求無乃

爾是過與。與平聲。冉有為季氏聚斂。尤用事。故夫子獨責之。夫顓臾昔者先

王以為東蒙主。且在邦域之中矣。是社稷

之臣也。何以伐為。夫音扶。東蒙山名。先王封顓臾於此。山之下。使主其祭。在魯地七百里之中。

社稷。猶云公家。是時四分魯國。季氏取其二。孟孫叔孫各有其一。獨附庸之國。尚為公臣。季氏又欲取以自益。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。則

不可伐。在邦域之中。則不必伐。是社稷之臣。則非季氏所當伐也。此事理之至當。不易之定體。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。非聖人不能也。

冉有曰。夫子欲之。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子夫

指季孫。冉有實與謀。以夫子非之。故歸咎於季氏。孔子曰。求。周任有言曰。陳

力就列。不能者止。危而不持。顛而不扶。則將焉用彼相矣。之。任。平聲。焉。於虔反。相。去聲。下同。○周任。古之良史。陳布也。列。位也。相。替者之相也。言

二子不欲則當諫。諫而不聽則當去也。

且爾言過矣。虎兕出於柙。龜

玉毀於櫝中。是誰之過與。

兕。徐履反。柙。戶甲反。櫝。音獨。與。平聲。○兕。野牛也。柙。

檻也。櫝。置也。言在柙而逸。在櫝而毀。典守者不得辭其過。冉有曰。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。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在其責也。冉有曰。

今夫顓臾。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。後世必為

子孫憂。夫。音扶。○固。謂城郭完固。費。季氏之邑。此則孔子曰。冉有之飾辭。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。孔子曰。

求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。而必為之辭。

夫。音扶。舍。上聲。

○欲之。謂貪其利。

丘也聞有國有家者。不患寡而患

不均。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。和無寡。

安無傾。寡。謂民少。貧。謂財乏。均。謂各得其分。安。謂上下相安。季氏之欲取顓臾。患寡與貧耳。然是時季氏據國。而魯君無民。

則不均矣。右弱臣強。互生嫌隙。則不安矣。均則不患於貧。而和則不患於寡。而安。安則不相疑忌。而無傾覆之患。夫如是。

故遠人不服。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。則

安之。夫。音扶。○內治脩德。然後遠人服。有不

相夫子。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。邦分崩離

折而不能守也。

子路雖不與謀。而素不能輔之以義。亦不得為無罪。故并責之。遠人。謂顓臾。分崩離

折謂四分公室。家臣屢叛。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

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。干。楯也。戈。戟也。蕭牆。屏也。言不

均不和。內變將作。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。○謝氏曰。當是時。三家強。公室弱。冉求又欲下伐顓臾以附益之。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

濟魯以肥三家也。洪氏曰。二子仕於季氏。凡季氏所欲為。必以告於夫子。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。宜亦多矣。伐顓臾之事。不見於經傳。其以

夫子之言而止也與。○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則禮樂征伐。

自天子出。天下無道。禮樂征伐。自諸侯

出。自諸侯出。蓋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。

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執國命。三世希不失

矣。先王之制。諸侯不得下變禮樂。專征伐。倍臣。家臣也。逆理愈甚。則其失之愈速。大約世數不過如此。天下有

道。則政不在大夫。言不得天下有道。則庶人

不議。上無失政。則下無私議。非箝其使。不敢言也。○此章通論天下之勢。○孔子曰。祿

之去公室。五世矣。政逮於大夫。四世矣。故

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夫。音扶。○魯自下文公薨。公子遂殺子赤。立中宣公。而君失其政。歷成襄

昭定。凡五公。逮及也。自季武子始專國政。歷悼平桓子。凡四世。而為三家臣。陽虎所執。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。此以前章之說推之。而知其當然

也。○此章專論魯事。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。蘇氏曰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宜諸侯之強也。而魯以失政。政逮於大夫。宜大夫之強也。而三桓以

微。何也。強生於安。安生於上下之分定。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。則無以令其下矣。故皆不久而失之也。○孔子曰。

益者三友。損者三友。友直友諒友多聞。益矣。友便辟。友善柔。友便佞。損矣。

其過。友諒。則進於誠。友多聞。則進於明。便。習熟也。便辟。謂習於威儀而不可直。善柔。謂工於媚說而不諒。便佞。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。三者損益正相反也。○尹氏曰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而其損益有如是者。可不謹哉。

○孔子曰。

益者三樂。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。樂道人之

善。樂多賢友。益矣。樂驕樂。樂佚遊。樂宴樂。

損矣。樂。五教反。禮樂之樂。音缶。驕。樂宴樂之樂。音洛。○節。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。驕。樂則侈肆而不知節。佚遊。則惰慢而惡聞。

善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。三者損益亦相反也。○尹氏曰。君子之於好樂。可不謹哉。

○孔子曰。侍於

君子有三愆。言未及之而言。謂之躁。言及之而不言。謂之隱。未見顏色而言。謂之瞽。

躁。音窳。君子有德位之通稱。愆。過也。瞽。無目。不能。○孔子曰。君子有三戒。少之時。血氣未定。戒之在色。及其壯也。血氣方剛。戒之在鬪。及其老也。血氣既衰。戒之在得。

得。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。而陰而氣陽也。血氣所使也。○范氏曰。聖人同於人者。血氣也。異於人者。志氣也。血氣有時而衰。志氣則無時而衰也。少未定。壯而剛。老而衰者。血氣也。戒於色。戒於鬪。戒於得者。志氣也。君子養其志氣。○孔子曰。君子故不為血氣所動。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。

○孔子曰。君子

有三畏。畏天命。畏大人。畏聖人之言。

也。天命者。天所賦之正理也。知其可畏。則其戒謹恐懼。自有不能已者。而付卑之重。可以不失矣。大人。聖言。皆天命所當畏。知畏天命。則不得

之不畏矣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。狎大人。侮

聖人之言。

○侮。戲玩也。不知天命。故不識義理。而無所忌憚。如此。誠己。則何畏之有。○孔子曰。生而知之者。上也。學而

知之者。次也。困而學之。又其次也。困而不

學。民斯為下矣。

○困。謂有所不通。言人之氣質不同。大約有惟學之為貴。困而不學。然後為下。○孔子曰。君子有

九思。視思明。聽思聰。色思溫。貌思恭。言思

忠。事思敬。疑思問。忿思難。見得思義。

○難。去聲。所蔽。則明不見。聽無所適。則聰不聞。色。見於面者。貌。舉身而言。思問。則疑不著。思難。則忿必懲。思義。則得不苟。○程子曰。九思各專其一。謝

氏曰。未至於從容中道。無時而不自省。○孔子曰。見善如

不及。見不善如探湯。吾見其人矣。吾聞其

語矣。

○探。吐南反。○真。知善惡而誠好惡之。顏。隱居以求其

志。行義以達其道。吾聞其語矣。未見其人

蚤死。故夫子云然。

○齊景公有馬千駟。死之日。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。民到于今稱之。駟。四馬也。首陽。山名也。其斯之謂與。與。平聲。○胡氏曰。程子以為第十二

篇錯簡。誠不以富。亦祗以異。當在此章之首。今詳文勢。似當在此句之上。言人之所稱。不在於富。而在於異也。愚謂此說近是。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。蓋闕文耳。大抵此書後十篇。多闕誤。

○陳亢問於伯魚曰。子亦

有異聞乎。

亢。音剛。○亢以私意窺聖人。疑必陰厚其子。

對曰。未也。嘗獨

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詩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學

詩。無以言。鯉退而學詩。事理通達。而心氣和平。故能言。他日又

獨立。鯉趨而過庭。曰。學禮乎。對曰。未也。不

學禮。無以立。鯉退而學禮。品節詳明。而德性堅定。故能立。聞斯

二者。當獨立之時。所聞不過如此。其無異聞可知。陳亢退而喜曰。問一

得三。聞詩。聞禮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去。

○邦君之妻。君稱之

曰夫人。夫人自稱曰小童。邦人稱之曰君

夫人。稱諸異邦曰寡小君。異邦人稱之亦

曰君夫人。寡。寡德。謙辭。○吳氏曰。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。不知何謂。或古有之。或夫子嘗言之。不可攷也。

論語卷之八終

論語卷之九

朱熹集註

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章

陽貨欲見孔子。孔子不見。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。遇諸塗。歸如字。一作饋。○陽貨。季氏家臣。名虎。嘗

因季桓子而專國政。欲令孔子來見己。而孔子不往。貨以下禮大夫有賜於士。不得受於其家。則住拜其門。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。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。謂孔子曰。來。予與爾言。曰。懷其寶而

迷其邦。可謂仁乎。曰。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。可謂知乎。曰。不可。日月逝矣。歲不我與。

孔子曰。諾。吾將仕矣。

好。亟。知。並去聲。○懷。寶。迷。邦。謂。懷。藏。道。德。不。救。國。之。迷。亂。亟。數。也。失。

時。謂。不。及。事。幾。之。會。將。者。且。然。而。未。必。之。辭。貨。語。皆。譏。孔。子。而。諷。使。之。仕。孔。子。固。未。嘗。如。此。而。亦。非。不。欲。仕。也。但。不。仕。於。貨。耳。故。直。據。理。答。之。不。復。與。辯。若。不。論。其。意。者。○。陽。貨。之。欲。見。孔。子。雖。其。善。意。然。不。過。欲。使。助。己。為。亂。耳。故。孔。子。不。見。者。義。也。其。往。拜。者。禮。也。必。時。其。亡。而。往。者。欲。其。稱。也。過。諸。塗。而。不。避。者。不。終。絕。也。隨。問。而。對。者。理。之。直。也。對。而。不。辯。者。言。之。孫。而。亦。無。所。諛。也。楊。氏。曰。楊。雄。謂。孔。子。於。陽。貨。也。敬。所。不。敬。為。諛。身。以。信。道。非。知。孔。子。者。蓋。道。外。無。身。身。外。無。道。身。諛。矣。而。可。以。信。道。吾。未。之。信。也。

○子曰。性相近

也。習相遠也。

此。所。謂。性。兼。氣。質。而。言。者。也。氣。質。之。性。固。有。美。惡。之。不。同。矣。然。以。其。初。而。言。則。皆。不。其。相。遠。也。

但。習。於。善。則。善。習。於。惡。則。惡。於。是。始。相。遠。耳。○。程。子。曰。此。言。氣。質。之。性。非。言。性。之。本。也。若。言。其。本。則。性。即。是。理。理。無。不。善。孟。子。之。言。性。善。是。也。何。相。近。○。子。曰。唯。上。知。與。下。愚。不。移。知。去。聲。○。此。承。上。章。而。言。

人。之。氣。質。相。近。之。中。又。有。美。惡。一。定。而。非。習。之。所。能。移。者。○。程。子。曰。人。性。本。善。有。不。可。移。者。何。也。語。其。性。則。皆。善。也。語。其。才。則。有。下。愚。之。不。移。所。謂。下。愚。有。二。焉。自。暴。自。棄。也。人。苟。以。善。自。治。則。無。不。可。移。雖。昏。愚。之。至。皆。可。漸。磨。而。進。也。惟。自。暴。者。拒。之。以。不。信。自。棄。者。絕。之。以。不。為。雖。聖。人。與。居。不。能。化。而。入。也。仲。尼。之。所。謂。下。愚。也。然。其。質。非。必。昏。且。愚。也。往。往。強。戾。而。才。力。有。過。人。者。商。辛。是。也。聖。人。以。其。自。絕。於。善。謂。之。下。愚。然。考。其。歸。則。誠。愚。也。或。曰。此。與。上。章。○。子。之。武。城。聞。絃。歌。

之聲。

絃。琴。瑟。也。時。子。游。為。武。城。宰。以。禮。樂。為。教。故。邑。人。皆。絃。歌。也。

夫子莞爾而笑

曰。割雞焉用牛刀。

莞。華。版。反。焉。於。虔。反。○。莞。爾。小。笑。貌。蓋。喜。之。也。因。言。其。治。小。邑。何。必。用。此。大。道。

也。子游對曰。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。君子

學道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

易。去。聲。○。君。子。小。人。以。位。

皆言之。子游所稱。蓋夫子之常言。言君子小人。子曰。二三子。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喜子游之篤信。又以解門人之惑也。○治有大小。而其治

之必用禮樂。則其為道一也。但衆人多不能用。而子游獨行之。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。因反其言以戲之。而子游以正對。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。

○公山弗擾以費畔。召子欲往。弗擾。季氏宰。與陽虎

共執桓子。據邑以叛。子路不說。曰。未之也已。何必公山

氏之之也。說音悅。○末。無也。言道既不行。無所往矣。何必公山氏之往乎。子曰。夫召

我者。而豈徒哉。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為東周

乎。夫音扶。○豈徒哉。言必用我也。為東周。言與周道於東方。○程子曰。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。亦無不可改過之人。故欲往。然

而終不往者。知其必不能改故也。○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。能

行五者於天下。為仁矣。請問之。曰。恭。寬。信。

敏。惠。恭則不侮。寬則得衆。信則人任焉。敏

則有功。惠則足以使人。行是五者。則心存而理得矣。於天下。言無適而不然。猶下所

謂雖之夷狄。不可棄者。五者之目。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。任。倚仗也。又言其效如此。○張敬夫曰。能行此五者於天下。則其心公平。而周徧

可知矣。然恭其本。與李氏曰。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。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。○佛肸召。子欲

往。佛音弼。肸許密反。○佛肸。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。子路曰。昔者由也聞諸

夫子曰。親於其身。為不善者。君子不入也。

佛肸以中牟畔。子之往也。如之何。子路恐佛肸之入其黨也。子曰。然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堅

乎。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。涅而不緇。磷。力反。涅。後無可無不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。吾

豈匏瓜也哉。焉能繫而不食。匏。瓜反。瓠。瓠也。能飲食。人則不加是也。○張敬夫曰。子路昔者之所聞。君子守身之常法。夫子今日之所言。聖人體道之大權也。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名。皆欲往者。以下天下無不可變之人。無不可為之事也。其卒不往者。知其人之終不可變。而事之終不可為耳。一則生物之仁。一則知人之智也。

○子曰。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。對曰。未

也。女。音汝。下同。蔽。遮掩也。居。吾語女。語。去聲。○禮。君子問更端。則起而對。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之。

好仁不好學。其蔽也愚。好知不好學。其蔽也蕩。好信不好學。其蔽也賊。好直不好學。其蔽也絞。好勇不好學。其蔽也亂。好剛不好學。其蔽也狂。

○子曰。小子。何莫學夫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

夫音扶。○小詩可以興。感發志意。可以觀。考見得失。可以羣。

類。蕩。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。賊。謂傷害於物。勇者。剛之發。剛者。勇之體。狂。躁率也。○范氏曰。子路勇於為善。其失之者。未能好學以明之也。故告之。又皆所以救其偏也。

○子曰。小子。何莫學夫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

夫音扶。○小詩可以興。感發志意。可以觀。考見得失。可以羣。

類。蕩。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。賊。謂傷害於物。勇者。剛之發。剛者。勇之體。狂。躁率也。○范氏曰。子路勇於為善。其失之者。未能好學以明之也。故告之。又皆所以救其偏也。

○子曰。小子。何莫學夫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

夫音扶。○小詩可以興。感發志意。可以觀。考見得失。可以羣。

類。蕩。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。賊。謂傷害於物。勇者。剛之發。剛者。勇之體。狂。躁率也。○范氏曰。子路勇於為善。其失之者。未能好學以明之也。故告之。又皆所以救其偏也。

○子曰。小子。何莫學夫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

夫音扶。○小詩可以興。感發志意。可以觀。考見得失。可以羣。

類。蕩。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。賊。謂傷害於物。勇者。剛之發。剛者。勇之體。狂。躁率也。○范氏曰。子路勇於為善。其失之者。未能好學以明之也。故告之。又皆所以救其偏也。

○子曰。小子。何莫學夫。詩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羣。

夫音扶。○小詩可以興。感發志意。可以觀。考見得失。可以羣。

不流而可以怨。怨而不怒。邇之事父。遠之事君。人倫之道。詩無不備。

二者舉重而言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。○學詩之法。此章

盡之。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。○子曰。伯魚曰。女為周南召南

矣乎。人而不為周南召南。其猶正牆面而

立也與。女音汝。與平聲。○為猶學也。周南召南。詩首篇名。所言皆

所見。一步不可石。○子曰。禮云禮云。玉帛云乎哉。樂

云樂云。鐘鼓云乎哉。敬而將之以玉帛。則為禮和而發。以鐘鼓。則為樂。遺其本而專事

其末。則豈禮樂之謂哉。○程子曰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。只是

兩字。含著多少義理。天下無一物無禮樂。且如置此兩椅。一不正。便是

無序。無序便乖。乖便不和。又如盜賊至為不道。然亦有禮樂。蓋必有禮。必相聽順。乃能為盜。不然則反亂無統。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。禮

樂無處無之。學者要須識得。○子曰。色厲而內荏。譬諸小人

其猶穿窬之盜也與。荏。荏弱也。反。與平聲。○厲。威嚴也。荏。而常畏人知也。○子曰。鄉原。德之賊也。鄉者。鄙俗

之。詳見孟子末篇。○子曰。道聽而塗說。德之棄

也。雖聞善言。不為己有。是自棄其德也。○王氏曰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。以蓄其德。道聽塗說。則棄之矣。○子曰。

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。與。平聲。○鄙夫。庸惡陋劣之稱。其未得

也。雖聞善言。不為己有。是自棄其德也。○王氏曰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。以蓄其德。道聽塗說。則棄之矣。○子曰。

之也。患得之。既得之。患失之。何氏曰。患得之。謂患不能得之。苟

患失之。無所不至矣。小則呪詛。大則弑父與君。皆生於患失而已。○胡氏曰。許昌。斬

裁之有言曰。士之品。大繫有三。志於道德者。功名不足以累其心。志於功名者。富貴不足以累其心。志於富貴而已者。則亦無所不至矣。志於富貴。即孔子所謂鄙夫也。

○子曰。古者民有三疾。今也或是

之亡也。氣失其平則為疾。故氣稟之偏者。亦謂之疾。昔所謂疾。今亦亡之。傷俗之益衰也。古之狂

也。肆。今之狂也。蕩。古之矜也。廉。今之矜也

忿戾。古之愚也。直。今之愚也。詐而已矣。者狂

志願太高。肆。謂不拘小節。蕩。則踰大閑矣。矜者。持守太嚴。廉。謂稜角。厲。忿戾。則至於爭矣。愚者。暗昧不明。直。謂徑行自遂。詐。則挾私妄作矣。

○范氏曰。末世滋偽。豈惟賢者不如此哉。民性之蔽。亦與古人異矣。○子曰。巧言令色。鮮

矣。仁。出。○子曰。惡紫之奪朱也。惡鄭聲之

亂雅樂也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上。惡。去聲。覆。芳服反。○朱。正色。紫。

問色。雅。正也。利口。捷給。覆。傾敗也。○范氏曰。天下之理。正而勝者常少。不正而勝者常多。聖人所以惡之也。利口之人。以是為非。以非為是。以

賢為不肖。以不肖為賢。人君苟悅而信之。則國家之覆也。不難矣。○子曰。予欲無言。學。多以

言語觀聖人。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。有不待言而者。者。子貢曰。是以徒得其言。而不得其所以言。故夫子發此以警之。子貢曰。

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焉。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。故疑而問之。子

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

哉。四時行。百物生。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。不待言而可見。聖人一動一靜。莫非妙道精義之發。亦天而已。豈待言而顯哉。此亦開示

子貢之切。惜乎其終不喻也。○程子曰。孔子之道。譬如日星之明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。故曰。予欲無言。若顏子則便默識。其他則未免疑問。故

曰。小子何述。又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則可。○孺悲

欲見孔子。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。取瑟

而歌。使之聞之。孺悲。魯人。嘗學士喪禮於孔子。當是時。必

以警教之也。程子曰。此孟子所謂不脩之教誨。所以深教之也。○宰我問三年之喪。期

已久矣。期音基。下同。君子三年不為禮。禮必壞。

三年不為樂。樂必崩。恐居喪不習。舊穀既沒。新

穀既升。鑽燧改火。期可已矣。鑽。祖官反。○沒。盡也。升。登也。燧。取火之木

也。改火。春取榆柳之火。夏取棗杏之火。夏季取桑柘之火。秋取柞櫨之火。冬取槐檀之火。亦一年而周也。已。止也。言期年則天運一周。時物皆

變。喪至此可止也。尹氏曰。短喪之說。下愚且恥言之。宰我親學聖人之門。而以是為問者。有所疑於心。而不敢強為爾。子曰。

食夫稻。衣夫錦。於女安乎。曰。安。夫音扶。下同。衣去聲。女音汝。下

同。○禮。父母之喪。既殯。食粥。既葬。疏食水飲。受以成布。期而小祥。始食菜菹。練冠緇緣。要經不除。無食稻衣錦之理。夫子欲宰我反求諸

心。自得其所以不忍者。故問之。以此而宰我不察也。女安則為之。夫君子之居

喪。食旨不甘。聞樂不樂。居處不安。故不為

也。今女安。則為之。樂。上如字。下音洛。○此夫子之言也。旨亦甘也。初言女安則為之。絕之之辭。又

發其不忍之端。以警其不察。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。

宰我出。子曰。予之不

仁也。子生三年。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

年之喪。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。有三年之愛

於其父母乎。宰我既出。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。故深探其本。而斥之言。由其不仁。故愛親之薄。如

此也。懷。抱也。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。使之聞之。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。○范氏曰。喪止於三年。然賢者之情。則無

窮也。特以下聖人爲之中制。而不致過。故必俯而就之。非以三年之喪。爲足以報其親也。所謂三年。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特以責宰我之無恩。欲

其有以跋而及之爾。 ○子曰。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。難矣

哉。不有博奕者乎。爲之猶賢乎已。博。局戲也。奕。圍碁也。已。止

也。李氏曰。聖人非教人博奕也。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。

○子路曰。君子尙勇

乎。子曰。君子義以爲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

爲亂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。尙。上之也。君子爲亂。小人爲盜。皆以位而

言者也。尹氏曰。義以爲尙。則其爲勇也大矣。子路好勇。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。胡氏曰。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。 ○子貢

曰。君子亦有惡乎。子曰。有惡。惡稱人之惡

者。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。惡勇而無禮者。惡

果敢而窒者。惡。去聲。下同。唯惡者之惡。如字。訕。所諫反。○訕。上。則無忠敬之心。勇。無禮。則爲亂。果而窒。則妄作。故夫子惡之。

曰。賜也。亦有惡乎。惡

微以爲知者。惡不孫以爲勇者。惡訐以爲

直者。微。古堯反。知。孫。並去聲。訐。居謁反。○惡。微以下。子貢之言也。微。何察也。訐。謂攻發人之陰私。○楊氏曰。仁者無不愛。則君子疑若無惡矣。子貢之有是心也。故問焉以質其是非。侯氏曰。聖賢之所惡如此。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。○子曰。唯

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。近之則不孫。遠之

則怨。近。孫。遠。並去聲。○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。君子之於臣妾。莊以泄之。慈以畜之。則無二者之患矣。○子

曰。年四十而見惡焉。其終也已。惡。去聲。○四十。成德之時。見惡於人。則上於此而已。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。蘇氏曰。此亦有爲而言。不知其爲誰也。

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。凡十一章。

微子去之。箕子爲之奴。比干諫而死。微。箕子。國名。子。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。因箕子以爲奴。箕子因伴狂而受辱。孔

子曰。殷有三仁焉。三人之行不同。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。故不拂乎愛之理。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。楊氏曰。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。故同謂之仁。○柳下惠爲士師。三黜。人

曰。子未可以去乎。曰。直道而事人。焉往而

不三黜。枉道而事人。何必去父母之邦。三。去聲。焉。於虔反。○士師。獄官。黜。退也。柳下惠三黜不去。而其辭氣雍容如此。可謂和矣。然其不能枉道之意。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。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。○胡氏曰。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。○齊景公待孔子。

四書集註 論語 三七一

曰。若季氏則吾不能。以季孟之間待之。曰。吾老矣。不能用也。孔子行。魯三卿。季氏最貴。孟氏為下卿。孔子去之。事見世家。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。蓋自以告其臣。而孔子聞之。爾。○程子曰。季氏強臣。君待之之禮極隆。然非所以待孔子也。以季孟之間待之。則禮亦至矣。然復曰吾老矣。不能用也。故孔子去之。蓋不擊待之輕重。特以不用而去爾。

○齊人歸女樂。

季桓子受之。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

歸。如字。或作饋。朝音潮。○季桓

子。魯大夫。名斯。按史記定公十四年。孔子為魯司寇。攝行相事。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。尹氏曰。受女樂而怠於政事。如此。其簡賢棄禮。不足與有為可知矣。夫子所以行也。所謂見幾而作。不俟終日者與。○范氏曰。此篇記仁賢之出處。而折衷以聖人之行。所以明中庸之道也。

○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。鳳兮鳳兮。何

德之衰。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

而。今之從政者殆而。

楚。接輿。楚人。狂辟世。夫子時將適楚。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。鳳。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。接輿以比孔子。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。來者。可追言及今。尚可隱去。已。止也。而。語助辭。殆。危也。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

也。孔子下。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。不得與之

言。辟。去聲。○孔子下車。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。接輿自以為是。故不欲聞而辟之也。○長沮桀溺

耦而耕。孔子過之。使子路問津焉。

沮。七余反。溺。乃歷反。○二

人隱者。耦並耕也。時孔子自楚反乎楚。津。濟渡處。

長沮曰。夫執輿者為誰。子路曰。為孔丘。曰。是魯孔丘與。曰。是也。曰。是

知津矣。

夫音扶。與平聲。○執與執轡在車也。蓋木子路御而執轡。今下問津。故夫子代之也。知津言數周流。自知津

處。問於桀溺。桀溺曰。子為誰。曰。為仲由。曰。

是魯孔丘之徒與。對曰。然。曰。滔滔者天下

皆是也。而誰以易之。且而與其從。辟人之

士也。豈若從辟世之士哉。耰而不輟。

徒與之與平聲

滔。吐刀反。辟。去聲。耰。音憂。○滔滔。流而不反之意。以猶與也。言天下皆亂。將誰與變易之。而汝也。辟人。謂孔子。辟世。桀溺自謂。耰。覆種也。亦不

告以津處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。鳥獸不可

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與。而誰與。天下有

道。丘不與易也。

無音武。與如字。○憮然。猶悵然。惜其不可已意也。言所當與同羣者。斯人而已。豈可

絕人逃世以為潔哉。天下若已平治。則我無用變易之。正為天下無道。故欲以道易之耳。○程子曰。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。故其言如此也。

張子曰。聖人之仁。不以無道。必天下而棄之也。○子路從而後。遇丈人以

杖荷蓀。子路問曰。子見夫子乎。丈人曰。四

體不勤。五穀不分。孰為夫子。植其杖而芸。

蓀。徒甲反。植。音值。○丈人。亦隱者。蓀。竹器。分。辨也。五穀不分。猶言不辨。菽麥爾。責其不事農業。而從師遠遊也。植。立之也。芸。去草也。子

路拱而立。敬之也。止子路宿。殺雞為黍而

食之。見其二子焉。食音嗣。見賢遍反。明日。子路行以

告。子曰：「隱者也。」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。

孔子使子路反見之。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。而丈人意。子路必將復來。故先去之以滅其跡。亦接與之意也。 子路曰：

「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不可廢也。君臣之義。」

「如之何其廢之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。君子。」

「之仕也。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。已知之矣。」上長。

聲○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。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。而子路益恭。丈人因見其二子焉。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。故因其所明以曉之。

倫。序也。人之大倫有五。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是也。仕所以行君臣之義。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。然謂之義。

則事之可否。身之去就。亦自有不可苟者。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。亦非忘義以徇緣也。福州有國初時寫本。路下有反子二字。以此為子路反。

而夫子言之也。未可知。范氏曰：隱者為高。故往而不返。仕者為通。故溺而不止。不與鳥獸同羣。則決性命之情。以養富貴。此二者皆惑也。

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。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。○逸民。伯夷。

叔齊。虞仲。夷逸。朱張。柳下惠。少連。○逸。遺逸。民。

者。無位之稱。虞仲。即仲雍。與泰伯同。竄荆蠻者。夷逸。朱張。不見經傳。少連。東夷人。 子曰：「不降其志。」

「不辱其身。伯夷。叔齊與。」與。平聲。 謂柳下惠。少連。

「降志辱身矣。言中倫。行中慮。其斯而已矣。」

中。去聲。下同。○柳下惠。事見上。倫。義理之次第也。慮。思慮也。中慮。言有意義。合人心。少連。事不可考。然記稱其善居喪。三日不食。三月不解。期

悲哀。三年憂。則行中慮。亦可見矣。 謂虞仲。夷逸。隱居放言。身中

清廢中權。善。合乎道之清。發言自廢。合乎道之權。我則異。

於是無可無不可。孟子曰。孔子可以久則久。可以速則速。所謂無可無

不可也。謝氏曰。七人隱遯不汗則同。其立心造行則異。伯夷叔齊。天子不得臣。諸侯不得友。蓋已遯世離羣矣。下聖人一等。此其最高與。柳下惠少連。雖降志而不枉己。雖辱身而不求合。其心有不屑也。故言能中倫。行能中慮。虞仲夷逸。隱居故言。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。然清而不汗也。權而適宜也。與下方之士。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。所以均謂之逸民。尹氏曰。七人各守其一節。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。此所以常適其可。而異於逸民之徒也。楊雄曰。觀乎聖人。○大師摯適

齊。大音泰。○大師。魯樂官之長。摯。其名也。亞飯干適楚。三飯繚適蔡。

四飯缺適秦。飯。扶晚反。續音子。○亞飯以下。鼓方叔。入

于河。鼓擊。散者。方叔。名。河。河內。播鼗武。入于漢。鼗。徒刀反。○播。搖也。

其柄而搖之。則旁耳還自擊。武。名也。漢。漢中。少師陽。擊磬襄。入于海。少。去聲。○

少師。樂官之佐。陽。二人名之。襄。即孔子所從學琴者。海。海島也。○此記。賢人之隱遁。以附前章。然未必夫子之言也。末章。放此。張子曰。周襄樂廢。夫。子自衛反。魯。一嘗治之。其後伶人賤工。識樂之正。及魯益衰。三桓僭妄。自大師以下。皆知散之四方。逾河蹈海。以去亂。聖人俄項之助。功化如此。如有用我。○周公謂魯公曰。君子不施

其親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則

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施。陸氏本作弛。福本同。○魯公。周公子。伯禽也。弛。還棄也。

以。用也。大臣非其人。則去之。在其位。則不可不用。大故。謂惡逆。李氏曰。四者皆君子之事。忠厚之至也。○胡氏曰。此伯禽受封之國。周公訓戒。

之辭。魯人傳誦。久而不忘也。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。

○周有八士。伯達。伯适。

仲突。仲忽。叔夜。叔夏。季隨。季騶。

騶。烏瓜反。或曰。成王時人。或

曰。宣王時人。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。然不可考矣。○張子曰。記善人之多也。○愚按此篇。孔子於三仁。逸民。帥學。八士。既皆稱贊。而品列之於接輿。沮溺。丈人。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。皆衰世之志也。其所感者深矣。在陳之歎。蓋亦如此。三仁則無閒然矣。其餘數君子者。亦皆一世之高士。若使得聞聖人之道。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。則其所立。豈止於此而已哉。

論語卷之九終

論語卷之十

朱熹集註

子張第十九

此篇皆記弟子之言。而子夏為多。子貢次之。蓋孔子門自顏子以下。穎

悟莫若子貢。自曾子以下。篤實無若子夏。故特記之詳焉。凡二十五章。

子張曰。士見危致命。見得思義。祭思敬。喪

思哀。其可矣矣。

致命。謂委其命。猶言授命也。四者立身之大節。一有不。至。則餘無足觀。故言士能

如此。則庶乎其可矣。

○子張曰。執德不弘。信道不篤。焉

能為有。焉能為亡。

焉。於度反。亡。讀作無。下同。○有所得而守之太狹。則德孤。有所聞而信之

不篤。則道廢。焉能為有。亡。猶言不足為輕重。

○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

張。子張曰。子夏云何。對曰。子夏曰。可者與之。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張曰。異乎。吾所聞。君子尊賢而容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。於人何所不容。我之不賢與。人將拒我。如之何其拒人也。賢與之與平聲。○子夏之言。逸狹。子張譏之是也。但其所言。亦有過高之弊。蓋大賢雖無所不容。然大故亦所當絕。不賢固不可以拒人。然損反亦所當遠。學者不可不察。 ○子夏曰。雖

小道。必有可觀者焉。致遠恐泥。是以君子不爲也。泥。去聲。○小道。如農圃醫卜之屬。泥。不通也。○楊氏曰。百家衆技。猶耳目鼻口。皆有所明。而不能相通。非無可觀也。

致遠則泥矣。故君子不爲也。

○子夏曰。日知其所亡。月無忘

其所能。可謂好學也已矣。亡。讀作無好。去聲。○亡。無也。謂己之所未有。○尹氏

曰。好學者。日新而不失。 ○子夏曰。博學而篤志。切問而近

思。仁在其中矣。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。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。然從事於此。則心不外馳。而所存

自熟。故曰仁在其中矣。○程子曰。博學而篤志。切問而近思。何以言仁在其中也。學者要思得之。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。又曰。學不博。則不能守約。志不篤。則不能力行。切問近思。在己者。則仁在其中矣。又曰。近思者。以類而推。蘇氏曰。博學而志不篤。則大而無成。泛問遠思。則勞而

無功。 ○子夏曰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。君子學

以致其道。肆。謂官府造作之處。致。極也。工不居肆。則遷於異物。而業不精。君子不學。則奪於外誘。而志不篤。尹氏曰。

學所以致其道也。百工居肆。必務成其事。君子之於學。可不知所務哉。愚按二說相須。其義始備。

○子夏曰。

小人之過也必文。

文。去聲。○文。飾之也。小人憚於改過。而不憚於自欺。故必文以重其過。

○子夏曰。君子有三變。望之儼然。即之也。

溫。聽其言也厲。

儼然者。貌之莊。溫者。色之和。厲者。辭之確。○程子曰。他人儼然則不溫。溫則不厲。惟

孔子全之。謝氏曰。此非有意於變。蓋並行而不相悖也。如夏王溫潤而栗然。

○子夏曰。君子信

而後勞。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。信而後

諫。未信則以為謗已也。

信。謂誠意。惻怛而人信之也。厲。猶病也。事上使下。皆必誠

意交孚。而後可以有為。

○子夏曰。大德不踰閑。小德出入

可也。

大德。小德。猶言大節小節。閑。闕也。所以止物之出人。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。則小節雖或末盡合理。亦無害也。○吳氏曰。

此章之言。不能無弊。學者詳之。

○子游曰。子夏之門人小子。當

洒掃應對進退。則可矣。抑末也。本之則無。

如之何。洒。色賁反。掃。素報反。○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

事。則無有。子夏聞之曰。噫。言游過矣。君子之道。

孰先傳焉。孰後倦焉。譬諸艸木。區以別矣。

君子之道焉。可誣也。有始有卒者。其惟聖

人乎。

別。彼列反。焉。於虔反。○倦。如誨人不倦之倦。區。猶類也。言君子之道。非以其末為先。而傳之。非以其本為後。而倦教。但學